

《嫖經》點校并序^{*}

潘敏德^{**}點校

點校記

十年前一個偶然的機會，讓我接觸到《嫖經》的文本。2003年暑假，得到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之友會的贊助，在普林斯頓大學的葛斯德圖（Princeton University, Gest Oriental Library and East Asian Collections）查閱淡新檔和明清時期的法律文書。休憩之時，隨手翻閱葛斯德圖的中文微捲目錄，發現其中有一部沈弘宇著，名為《嫖賭機關》的書。此書原為國立北平圖所藏，葛斯德圖大約是在上世紀的二、三十年代將其製成微捲。匆匆翻閱，覺得此書對了解明代庶民文化甚有價值，遂將其複印。其後，在酒井忠夫監修的中國日用類書集成中，發現了主要內容大略相同，但相較《嫖賭機關》卻大為簡略的文本。除了《三台萬用正宗》將之置於〈商旅門〉的上欄，明代日用類書的出版商，大多將這簡化的文本，歸在「風月門」，並冠上「青樓規範」或是「風月機關」之類的標題。其後在收錄於《閒情女肆》的《青樓韻語》中，同時也發現了與「青樓規範」或是「風月機關」類似的文本悄悄的藏身在《青樓韻語》纖穠婉約的詩詞中。《青樓韻語》的編者張夢徵在該書的序文中點明，上述這些大同小異文本的祖師爺就是所謂的《嫖經》。

《嫖經》的文本大約是十六、七世紀在江南一帶流行的尋芳指南。從明代

^{*}《嫖經》，收在《青樓韻語》（《中國古代版畫叢刊》，2編，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感謝 Friends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 所提供的資助，使作者有機會接觸到此類的文本。並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給予的修改建議，《明代研究》編輯細心的校對和編輯上的協助，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張家豪同學在查找核實資料上的耐心協助。沒有他們的細心和具有建設性的建議，此一文本是不可能以目前的形式和讀者交流。如有任何疏漏之處，為作者之責，敬請不吝指教。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 Oswego 分校歷史系副教授

日用類書出版發行的慣例來看，《青樓規範》或《風月機關》這類的文本，在被收入日用類書之前，應當已在坊間廣為流傳了一段時間。明代出版商在出版像《萬事不求人》這類的工具書時，大多是從坊間蒐羅既有的書籍，加以刪節、編排、歸類，然後付梓。余象斗（字仰止）在《三台萬用正宗》的序言中就說：「策籍充汗，浩如淵海，人亦焉得而徧觀之？乃乘餘閑，博（博）綜方技，彙而集之，門而分之，纂其要，擷其芳……」所以凡是收在日用類書中的知識，其來源不外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而並不是由出版商僱專人纂修。因此，任何知識，在被收入《萬事不求人》之類的工具書之前，照理說應該已經在市場上流行了一段時間。例如，天啟七年（1627）刊刻，馮夢龍著《醒世恒言》第三卷，〈賣油郎獨占花魁〉，便引了《風月機關》中的一闕西江月做為開場白。¹這起碼證明馮夢龍和許多當時的人，是可以在坊間取得像《風月機關》這類的書刊。另外，從《嫖經》的「經文」及註語中的一些俚語，方言來看，本書應該起源於廣義的江南地區，也就是包括南京、揚州、杭州、及蘇州一帶的長江三角洲。至於出版商心目中的讀者群，大概不太可能是像余象斗在《三台萬用正宗》序言中所說的「四方士子」，而應是商販四方，雲集江南的行商坐賈，特別是在此區具有主導地位的淮揚鹽商和徽州（新安）商人。這也是為什麼《三台萬用正宗》將〈青樓軌範〉置於〈商旅門·客商規鑒論〉的上欄。講究雅文化的明代士子，再怎麼俗氣，也應讀讀風雅的《閒情女肆》或《青樓韻語》而非在萬寶全書中找靈感。

從版本的譜系來看，藏身於《青樓韻語》中的《嫖經》有三個通見的版本。一為《中國古代版畫叢刊》重印萬曆四十四年（1616），張夢徵、朱元亮編註的明版《青樓韻語》。民國以後，坊間有二個《青樓韻語》的重印本。一為民國三年，由新舊廢物作序，滬濱隱虹軒為發行人，上海同永印局總發行的《明刻秘本青樓韻語》；另一為民國二十四年，襟霞閣主人重刊，沈亞公校

¹ [明]馮夢龍，《醒世恒言》（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藏清衍慶堂重刊本）。東洋文化研究所文庫網頁 http://shanben.ioc.u-tokyo.ac.jp/main_p.php，檢索日期：2013.10.17。雙紅堂文庫的明刊本，24卷，《醒世恒言》並未收錄〈賣油郎獨占花魁〉此一故事。這個24卷殘本的第3卷所收的是〈十五貫戲言成巧禍〉。但同一網站所收清·衍慶堂據天啟丁卯（1627）版重刊的《醒世恒言》第3卷則為〈賣油郎獨占花魁〉。現今坊間通見的版本第3卷均為〈賣油郎獨占花魁〉。

訂，上海中央書店發行，國學珍本文庫，第一集，第九種的《青樓韻語》。二個民國的版本均為鉛印本。國學珍本文庫本分上、下兩冊。上冊為《青樓韻語》，下冊則為附錄，其中包括《懷芳記》、《雪鴻小記》等，由清人增補的文本。明版和民國版都以「經文」為主軸，附以歷代名妓詩文。民國的兩個版本都附有複印明版書中的圖版。雖然《嫖經》的經文，有些地方言語稍嫌直白，但這可能只是出版商促銷《閒情女肆》或《青樓韻語》產品的噱頭。畢竟和日用類書或明代的情色出版品比起來，《青樓韻語》中的《嫖經》及其批語要隱晦得多了。不過也因此一促銷手法，我們今日有幸可以得見《嫖經》的本來面目。也因為此一版本有詩文，有插圖，印刷較為精美，是屬於品味比較高雅的出版品。

日用類書中的《嫖經》文本是最大眾化，也可以說是屬於比較「俗」的一類。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和小川陽一編輯的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的各版本中，均有與隱藏在《青樓韻語》裏的《嫖經》相類似的文本。不過各個版本簡繁不一。其中以萬曆二十七年（1599），余象斗編《類聚三台萬用正宗》內容最為精詳。而萬曆三十八年（1610），徐企龍編輯《萬書淵海萬寶全書》內容最為簡約。徐企龍編輯的《萬寶全書》僅有「經文」，外加小註數個，全部篇幅僅占十一個頁面的下欄。明代《萬事不求人》這類的萬寶全書是屬於低階的廉價消費品，版本品質雖有差異，但一般沒有精美的插圖，而且大部分的版本刻工、印刷均甚為低劣，植字訛誤頗多。

此處點校的《嫖經》是以收錄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國古代版畫叢刊》重印萬曆版的《青樓韻語》為底本。在重印版的跋中，該書的編輯石谷風指出，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重印版是以鄭振鐸所藏，萬曆四十四年刻本為底稿，殘缺處依上海圖的明刊本補齊。此一版本的原編者為張夢徵，輯注者為朱元亮。該書以《嫖經》的「經文」為經，由朱氏加以排列、品題、注釋。在每句經文和批語之後，綴以張氏所選，由歷代名妓所寫的詩詞，算是為經文的「微言大義」做見證。石氏認為，《嫖經》是明代無聊文人的「遊戲之作，頗為俗惡」，張、朱二氏的品評「也陳腐不堪，沒有多大意義」。當然，評論者切入的角度不同，對文本的評價也就南轅北轍。石氏認為《青樓韻語》的價值為其詩文以及書中由黃一彬家族精心刊刻，代表徽派版畫登峰造極風格的

十二幅版畫插圖。《嫖經》的內容固然因涉及男女之私，在道學之士的眼中係屬「子不語」的範疇，不過其對研究明代社會文化史的史料價值，應不亞於勾欄名媛的詩文和徽派版畫。

本文係將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青樓韻語》中的《嫖經》之經文和張夢徵及朱元亮的批註語摘出加以點校。點校的過程中參考了以下的出版品：一、民國時期的兩個《青樓韻語》版本，二、酒井、小川及坂出三位主編的明代日用類書集成的六種類書，三、北京圖書館重印的《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及左蓬文庫藏《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四、沈弘宇著《嫖賭機關》，五、小川陽一氏的《明代の遊郭事情風月機關》。小川氏的著作係以日用類書中《三台萬用正宗》的〈青樓軌範〉為底本，參照沈弘宇的《嫖賭機關》和《青樓韻語》來探討明代風月場中的種種。《三台萬用正宗》中的〈青樓軌範〉及其小註，並未包含《青樓韻語》中的批註語，加上二個版本的文本也有些許差距，斷句有幾處值得商榷的地方，所以有加以闡明的必要。明版《青樓韻語》中《嫖經》原文文本中有許多俗異體字，如果能在文書處理器的字庫中找到字形，就儘量用原字並附上現代用法；如果字庫中無法找到，則改為當前通行的字形，但不另註明。如果原文疑有錯別字，點校時加以改正並加以註明。文本中，第一行為「經文」，下行縮排的文本為張、朱二氏的批註語。希望能藉點校此文本為研究明代兩性關係，明代庶民文化，及十七世紀江南民間婚姻戀愛心理學盡棉薄之力。

本文中所引用不同版本的日用類書在註腳中說明「經文」的涵義。為節省篇幅，茲將其所引各版本之卷數臚列於此，以避免於各註腳中再三重複。《三台萬用正宗》卷二十一，《五車拔錦》卷三十〈青樓規範〉，《妙錦萬寶全書》卷三十四，《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卷二十三。

韻語序

女何以稱妓耶？非夫倚市門，不擇人而獻笑，粉敷脂抹，襯青黃面孔者。其天姿媚澤機慧，靈通人世，鬚眉丈夫，雄心辟性，囿其範圍，入焉而不能出，故稱妓焉！而復有靈心綵筆，繡口香唇，吐辭成響，命之曰詞妓。詞妓所網羅，盡天下才人韻士，非其人弗交，而天下才人韻士，蘊畜極博，意不可一世。若吟甘和寡偶少，徒欣然得一嫺於詞者，又屬籍於妓，几席千里，赴之若狂，偶俱唱和，流韻垂响，半入選聲，雜徵野乘。噫！彼婦固已華落當年，魄歸重壤，澤枯運謝，機息時移矣，而餘韻猶香，即今三吳士女類沿習之。夢徵氏彙為集，揣摩為圖，示千古鐘情之極則也。而懼不可訓，元亮氏復為編綴《嫖經》。其言曰：豈為增情導慾之資，損人德哉？夫《嫖經》摹寫青樓情狀，眉目肺肝都具，盡乎態矣。人情不相遠舉，人世機慧伏匿，開闔幻妄，亦盡乎情矣。匪第蕩子宜惕覆轍，尤涉世者所資南車。夫鑒覆而循軌，與範馳而遵路者，趨殊向，操殊術，其至一也。夢徵之旨，得元亮而暢。《嫖經》一書，人習以為兒嬉，繇元亮而人憬然於錯趾矣。故採攬名詞，紀其韻也；引經分目，昭其局也。以局若彼，以詞若此，發其隱也。膚澤可親，聲和堪咏，如是而釀甌（禍）酷烈，莫可嚮邇也。矧惑溺於無華之色，不韻之音，晝寢朝歌，濁醪鄙肉，破棄其身家，夷倫賊性之死而不悟者哉？夫子刪詩，猶存鄭衛，以創逸志，而輓近波靡，於斯為烈。是編也，妓得之惕秦鏡之照，而士察之如懸鑑，以遊於世矣。嗟夫！尤物易以移人，妓且詞，其機韻故足傾動一時，而才人韻士，其興偏豪，其情偏蕩，其流逸每不返。將無逐妄求真，尋聲續韻，不以為鑑，而以為程，則失作者意，而自禍且逾烈。吾尤願鬚眉士擇地而蹈，擇人而語，毋徒韻之求，雄心銷於雌守也。

萬曆丙辰²春王³正月，在杭子題。

² 萬曆四十四年。

³ 即指正月。語出《春秋》：「春王正月。」〔漢〕何休注，〔唐〕徐彥疏，《春秋公羊傳注疏》，收於〔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1，頁8。

韻語小引

玄度子腐儒也，生平喜作道學語。環應居士思困其辯，偶與夢徵集韻語成戲，相示曰：「世傳《嫖經》舊矣，予因而註，因而集韻語，因而別之以青樓，子試效道學數語為予解嘲。」玄度子初殊不欲閱，及閱，未竟幅，不覺一讀一叫絕。曰：「此書真從講道學中得來，真足羽翼經傳。」乃正襟危席以語居士曰：自古垂教立言，其意主於化誨愚俗，攝邪歸正而已。夫吾人從無始以來，情為業因，愛為苦本，變態莫可究詰，而舉世罔覺。自驅自納，如鳥投羅，諸賢聖不得已，指點迷途，盡情剖示，故吾儒經有十三註疏，道家經有三十六部，佛氏經有五千餘函，大都正言十之一，寓言十之九。古之注嫖經者，如大禹鑄九鼎，以圖神奸，使民不逢不若，此正與道學相發明，安得謂其有異耶？不特此也，且可以助道學所不及。何也？凡人之情，樂放而惡拘，道學諸書，其持論非不正，然或繩人所不堪，則賦性高明者，反耽（耽）情逸樂以自豪，乃若寓規於諷，似騷似雅，令人一唱三嘆，篇什之中，恍然有會，此即勸懲之遺法也。故曰：詩可以興。雖然，婦女而工聲歌，其點慧必有過人者。乃習有所使，安為不善，特借所醜，以發其愧悔，良心豈終滅也耶？然則集韻語而別之以青樓，詎徒警醒男子，并可感悟婦人矣。子固真道學中人也，又安所事予語以解嘲。

萬曆乙卯⁴歲除夕，玄度子題於無餘精舍。

右輯古今詞妓凡佰八十人，韻語計五佰有奇。想箇中銷鑠神情，漸滅人品，知愚賢不肖，更當以倍蓰十佰千萬人計。乃附見於詩篇者，視所觀遇萬不盡一，即詩篇所見，又安必其盡所鍾情人也。其大海而浮沫耶？須彌而芥子耶？且復以芥子浮沫而求納於須彌大海耶？為色、為相、為情、為想、為真、為幻，當作云何觀？

六觀居士跋

⁴ 萬曆四十三年（1615）。

韻語畫品

予閱世所刻名公畫譜，未嘗不齷齪廢卷，為名公稱屈。噫！畫可譜耶？意在筆先，墨以氣運。惟造物能以氣鑄物，充盈兩間。惟畫家能以精神像物，天動神來，束兩間於尺幅。即學步者，著意臨摹，忽已失之譜，豈畫耶？夢徵之為韻語圖像，略近於譜，政疑作者奚亦為是？迨細參會之，貌不類也，態自別也，景不相襲也。以今追古，非其人，非其事，非所見而漫圖之，其何能肖？顧出夢徵手，非其人而韻則是，考之詞而態則是。山林屋宇，橋溪卉藻，至於今蓋滄桑幾變矣。而位置格律，符唐晉宋元工師之法，不必稽之地，而圖無弗是者。古人所已然，夢徵巧得之。即古人不必然。夢徵神開之，為所當然矣。漢高屬將作營新豐街巷，門戶如一，雖雞犬莫識其家，易地而似者也。夢徵是圖，千古如見，易世而肖者也。嘗聞書家亦意在筆先，有成字於胸中。而東坡品文與可竹，謂有成竹於胸中。夢徵少年，胸次何似？何以唐宋元工師法無不具。山形水性，夭態喬枝，人群物類，無不該淋漓筆下，絕於今而當於古也，有家學也夫？有家學也夫？

莆陽，鄭應台述

青樓韻語題詞

天下事未有不以韻勝，足供吾黨品題者。青樓，世所謂韻地也；青樓中人，世所謂韻人也。雖然，韻乎哉？彼其人云何而居青樓，恐非為憐才計也。古之韻人，於是發憤作《嫖經》。《嫖經》韻乎？曰：韻。曰：語以蘊藉韻，道破則不韻。《嫖經》如蘊藉何？曰：是不然，以我之不韻，破彼之不韻，彼種種不韻，瞭然我胸次，而我得藉是以游戲其間，稱快無礙，韻安往而不在耶？則青樓與青樓中人，我視之又自韻甚，乃況其詩詞也者。以故夢徵居士為輯是集，顏之曰《青樓韻語》。冠以《嫖經》，附以詩若詞，繪以圖，與元亮氏漫綴以品題焉。雖曰品題，寔（實）《嫖經》註疏也。韻哉！夢徵後有肄業此道者，夢徵不為之朱夫子哉？余謂課韻子弟，知尊夢徵為朱夫子，庶幾他日者不愧為明經之士。此道中經術，從可明矣。我請翻經與之語韻。

花裯上人 書於綠天菴

男女雖異，愛慾則同；男貪女美，女慕男賢。

客與妓非居室之男女也，而情則同。女以色勝，男以俊俏伶俐勝，自相貪慕。

鴿子創家⁵，威逼佳人生巧計；擷丁⁶愛鈔，勢摧妓子弄奸心。

鴿鳥性淫，與百鳥合，以名妓家媽媽，擷丁，妓家當家男子也。妓之巧計奸心，非由性生，皆由威逼勢摧習成耳。

且如尋常識見，皆由繩準之中⁷。設若奇巧機關，更出荃蹄⁸之外。

此皆奸心巧計做成，豈尋常識見可到。

若不運籌，定遭設網。⁹

⁵ 創立家業之意，即鴿子要維持生意，乃威逼佳人。《妙錦萬寶全書》（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四十年安正堂刊本），卷43，頁1b：「凡女人與男子交豈無真情，但因鴿子要創家，擷丁要撰（賺）錢，所以威逼使弄奸巧耳。」

⁶ 擷丁，妓家當家男子也，即為俗的稱烏龜或大茶壺。《三台萬用正宗》（東京：東洋文化研究所，藏萬曆二十七年雙峰堂刊本），卷21，頁1b-2a，小註云：「擷丁者，即五慵也。五慵者乃於仁、義、禮、智、信尚慵懶也。又名忘八，忘卻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又名烏龜，或為烏歸，以其白晝羞見人，（按：此處疑有關字）則他出，黑夜則歸家……擷丁不知何本，不敢強解。妓者字畫十奴，言其此等人，比奴還亞十倍。又名猱旦，能為虎搔癢，虎死尚不知。以其能暗害人。又名粉頭，謂其將脂粉粧於頭面。子弟者，為人子人弟之稱。大凡敲嫖，皆少年所為也。凡女人與男子交往，豈無真情。因鴿子要創家，擷丁要撰（賺）錢，所以威逼使弄奸巧耳。」按：敲嫖，據〔明〕艾南英撰，〔明〕王泰源編，《新刻艾先生天祿閣彙編採精便覽萬寶全書》（名古屋：蓬左文庫，藏崇禎潭邑書林三槐堂刊本），卷35，頁3b-4a：「不認真，不作色（疑為作意，假意，著意，假惺惺的。〔明〕沈弘宇《嫖賭機關》此處為「作色」），常攜幾個高雅客，閑來無事傍粧臺。提壺挈盒尋遊遠，耍一會，歌一曲，滿座風光誠可挹，襟懷洒落迥（《嫖賭機關》此處作「迎」）出塵，談笑鴻儒真脫俗，此之謂敲嫖。」參見，〔明〕沈宏宇，《嫖賭機關》（N.J.：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亞圖書館藏，江湖散人輯，德聚堂本攝製微片，FR96:474, no. 147.），〈十二嫖〉，頁35b。

⁷ 如一切都按一般慣例來，則在尋常規矩之中。

⁸ 荃即魚筍（音狗）為捕魚的工具；蹄為捕兔的工具。語出《莊子》，卷9上，〈雜篇·外物·第二十六〉：「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2a-b，小註云：「荃蹄（蹄）者，取魚用荃，獲兔用蹄（蹄），且如尋常識見，由乎規矩之內。設若奇巧機關，又出乎荃蹄（蹄）之外，人豈逆知也。」按：用以比喻為達到某種目的而使用的手段，但在此句中應做當在一般手段之外，或出乎意料之外解。

古人著《嫖經》蓋為後人遭網者運籌也，一一明列於左。¹⁰

調情須在未合之前；允物不待已索之後。¹¹

未合而調，情最有味；不待索而允，最動其喜。

初耽花柳，最要老成；久歷風塵，豈宜熟念。¹²

此道原無慣家，初耽者更須斟酌。¹³

若要認真，定然著假。

若輩為經營計也，豈可認真。¹⁴

對新妓談舊妓之非，則新妓生疑；調蒼姬憐雛姬之小，則蒼姬失意。¹⁵

前船就是後船眼¹⁶，故疑易生。老者，妓所最忌，對老憐少，不堪之甚。

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b，小註云：「……設不運籌料敵以相待，定遭彼網羅矣。」

¹⁰ 此處點出著作嫖經的用意。

¹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b，小註云：「風月之中，以情為先；軍武之內，以操為最。情未調而求合，譬之三軍未曾操練馴熟而臨大敵，其必敗矣。嫖之允物，如魚之設餌。不得餌，則他往。妓之索物，不得物，則他求。後總（終？）與之，亦何益焉？」

¹² 應作稔字解。初入風塵之人，要裝成個中老手的樣子，久經風塵之人則相反，要裝成涉世未深之狀。《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b，小註云：「初學敲嫖之人，要在老成，而猾妓不敢逆視。久在風塵客，若鼓唇搖舌，反學少年之人，使妓家視為輕薄子也。」按：逆視為迎視，即對面相視。此處應作睨視，即傲視，看不起。小川陽一，《明代之遊郭事情風月機關》（東京：汲古書院，2010），頁 77，註「輕薄子」誤植為「輕子」。

¹³ 慣家：老手，有貶抑之意。在此道之中，並無所謂的老手，初涉風塵之人更要小心。

¹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3a，小註云：「妓者以色事人，以情扳人；事色為本，扳情為末。亦彼之經營也。癡心君子不解而認為真，必落圈套矣。故云：若要認真，定然著假。」扳在此處應作攀附、結交解。

¹⁵ 蒼姬：年歲較大的妓家。《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3a，小註云：「對新相與之人，勿言故舊人之得失，則起新人之疑。梅聖俞詩云：莫打鴨，打鴨恐驚鴛鴦飛。正謂此也。既有調蒼之心，勿起憐雛之念。二者不可並有，不然則蒼姬失望矣。」按：梅聖俞即梅堯臣。北宋政治家，詩人。詩人陸游曾在〈梅聖俞別集序〉中言其詩與歐陽修之文和蔡襄之書「三者鼎立，各自名家。」〔宋〕陸游著；馮小馬校注《渭南文集校注》（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卷 15〈序·梅聖俞別集序〉，頁 380。

¹⁶ 謂在行船時，航行在前之船有如後面跟隨船之的耳目，亦有前車之鑒的意思。故應避免在新人之前談舊人之種種，以免招新人之疑慮。

痛酒勿飲；寡醋¹⁷休嚙。

痛飲者爛醉不支，淋漓可厭。吃醋亦趣事，但寡則無味，豈不膩臉。¹⁸

寧使我支他；莫教他閃我。¹⁹

他既生心，我即預為之計，庶不著閃²⁰。

初厚決非本心；久濃方為實意²¹。

一見稱奇者有之，然不可多得。

欲買其心，先投所好。

好色，好貨，好詩，好酒，具諸種種好尚，須量自己力量投之，何患心不可買。

志誠感默；叫跳動狂。²²

¹⁷ 不必要的忌妬。元無名氏，《逞風流王煥百花亭》，收於《續修四庫全書·元曲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342-343：「我幾曾調他來，皆是他心上自愛上我，你吃這等寡醋做甚麼？」〔清〕吳沃堯，《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第49回，〈串外人同胞遭晦氣 擒詞藻嫖界有機關〉，頁448：「無端的在這裏吃寡醋，說言一席是我吃的，怕他知道，卻屈你坐了主位，遮他耳目，你說奇不奇？」按：寡醋，應有無端在暗中吃醋之意。小川陽一，《明代の遊郭事情風月機關》，頁9，認為寡醋應作薄醋解。《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3a-b，小註云：「醋一字何所本，註之，古者爭妍，曰妬，今之俗，曰醋。吃醋之心，人皆有之。量其厚薄可也。如食厚中之醋，不醋則不厚矣。設在薄中，則為寡醋耳。」此處的斷句與小川氏的斷句有些微不同。厚中之醋應指二人情深，所以不醋不厚。情不深，是在薄中。如佳人對你無情，你在一旁無端忌妬，就沒必要了。〔明〕沈弘宇著，江湖散人輯，《嫖賭機關》，〈總括西江月八律·寡醋休喫〉，頁2a-b。是這樣形容寡醋的情境：「醋意人情皆有，須知度量而行。渠心外我，故生嗔，愈加一番嫌憎，打開希圖面奉，爭如暗地偷情，勉強風月是沽名，寡醋喫他做甚。」面奉：當面奉承。

¹⁸ 淋漓：原作酣暢淋漓，形容開懷暢飲，但此處淋漓應有宿醉嘔吐，穢物淋漓的意。膩臉在此處不知作何解。

¹⁹ 支，作支開解。閃，為丟下、撇下。二者均有移情別戀，遭到情人的遺棄、拋棄之義。

²⁰ 他（妓家）既生移情別戀之心，我便要預為綢繆，才不會被遺棄。

²¹ 《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3b，小註云：「此二句乃常情也，不待解釋而自明。有等溺愛之徒，常言予與某妓止一二宿便厚，誠可笑也。」

²² 《妙錦萬寶全書》，卷43，頁2b，此處作「嘿」應為手民之誤。其他各版日用類書亦多作「默」。《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4a，小註云：「默者，老成之妓，端莊沈靜，不妄發言，以志誠感之。狂者，青春之妓，形似迎風之柳，笑如向日之桃，

此亦投所好之一端也，彼此情性相投，方能感動。

愛飲酒杯，常備劉伶之具；擅知詩句，多談杜甫之才。²³

投所好，種種如是。

更要出語隨時，亦忌轉喉觸諱²⁴。

子弟家稱在行²⁵二字，半在談吐及時。

伴黑者休言白者之瑩²⁶；對貧者勿誇富者之奢。

黑與貧大略所諱，況可相形也。

大家規矩自是不同；科子²⁷行藏終須各別。

居移氣，養移體，一見便決龍蛇矣。²⁸

以叫跳投之，方隅類聚。斯言信哉！」按：交往時，須識妓家之性情。下句之意，亦是投其所好之。方隅：此處應作全部之中的一部分。方隅類聚即類聚方隅，如妓家叫跳動狂，子弟以叫跳投其所好，就是物以類聚。

²³ 劉伶，字伯倫，西晉沛國（安徽宿縣）人。為竹林七賢之一，宣揚老莊思想，以好酒放誕聞名。如其人好酒者則應多備酒具，以便飲酒。如其人擅詩文，就多談些杜甫，也是順其所好。

²⁴ 《三台萬用正宗》內無此句，《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a，小註云：「子弟在敲嫖之中，出言吐語全要因時置宜，不可轉喉觸諱也。」按：轉喉即說話，即不可語無遮攔，說些不討喜的話，觸犯了忌諱之事。語出〔唐〕韓愈，《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16〈雜文·送窮文〉，頁 504：「捩手覆羹，轉喉觸諱。」

²⁵ 在行，即內行。對某種行業的底細有清楚的瞭解。

²⁶ 黑：膚色黑黝。瑩，指晶瑩剔透。《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a，作白者之「容」。

²⁷ 科子為私娼，或土娼。《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4a，小註云：「捧紅袖以無言，蹣湘裙而不語。此大家規矩也。未曾走動裙先開，方纔坐下鞋便脫，此科子行藏也。」按：紅袖有雙關之義，一指女子的衣袖，一指美女。蹣音勿乂ㄣˊ，亦作蹣，下垂。〔元〕王實甫，《王實甫西廂記》（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據明末致和堂刊本攝製，1997）〈第一本·第三折花陰倡和〉，頁 11a：「蹣香袖以無言，垂羅裙而不語。」〔明〕沈弘宇，《嫖賭機關》，〈子弟有三不嫖·二不嫖科子〉，頁 9b。是如此形容科子的。「科子別一種，粗鄙實可嫌，做事偏齷齪，接客甚掀顛，好人反推調，油嘴歪事纏，情趣在何處，派（派）差先向前，滿臉烟火氣，一口亂胡言，縱然美如玉，不值半文錢。」掀顛：大吵大鬧；推調：推辭；烟火氣：世俗氣，俗氣。派差之義見後文註 53。

²⁸ 語出《孟子·盡心篇》：「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地位改變氣度，供養改變體質。人的氣質隨著地位和待遇的變化而變化。龍蛇，喻指成功失敗，或勝敗。〔漢〕

駑駘遭遇，必藏騏驎之良²⁹；蚌蛤生輝，決蘊貝珠之貴³⁰。

所謂何地不生才者，此也。陶鑄識拔³¹，是在大善知識。倘魚目溷珠，則伏櫪之嘆，豪傑所不能矣。

合意人出言便及；忤情客失口不談³²。

心心念念的人，不覺冷處著熱，閑處著忙³³，惹厭者不須提起。

敬事而及主；覩物以思人。

珍重玉郎親紙筆，幾回讀了又重封，是敬事及主也。長共短思量著樣子，窄和寬想像著腰肢，是覩物思人也。³⁴

偷鞋惹訕；剖帕³⁵見情。³⁶

趙岐注，〔宋〕孫奭疏，《孟子注疏》，收於〔清〕阮元校，《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卷 13 下，頁 241。〔唐〕栖一，〈垓下懷古〉：「弓指陣前爭日月，血流垓下定龍蛇。」《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849 〈栖一·垓下懷古〉，頁 96313。按：指一比氣質，大家和科子之間勝負立見。

²⁹ 駑駘為劣馬，騏驎為駿馬。在一群劣馬之中必藏有駿馬。

³⁰ 《妙錦萬寶全書》和《五車拔錦》等均解為：「喻下妓際遇上客，其間必有可取，不勞見誚。」《三台萬用正宗》「喻下妓際遇上客……」按：如果蚌蛤發出光輝，其中必蘊育著明珠。貝珠即為俗稱的珍珠。誚：責備、譏笑。不勞見誚即您不必見笑了，因為下妓和上客在一起，一定是有原因的。所謂的下妓應指容貌不甚出色的妓家。《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a；酒井忠夫監修，坂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五車拔錦》（《中國日用類書集成》，1-2，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 546；《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4b。

³¹ 培養人材，識材擢拔。

³²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a、《五車拔錦》，頁 546 等日用類書均解為「男女彼此不過一箇情字，果是合意之人，開口不覺言語便相及犯，設若逆情之客，則失（矢）口而不談笑矣。」

³³ 形容關心。

³⁴ 按：珍重心上人的親筆信，讀了又封，封了又讀。珍重信是因為珍重寫信的人。後句則是思念對方的長相和身形。

³⁵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b 和《五車拔錦》，頁 547，等日用類書均解為「有等好動之人，進到妓家不分厚薄就袖其鞋，寧不致惹妓家之訕乎？剖帕者兩情既濃，欲尋表記遂剖帕兩開，彼此各執其一以見其情。」訕，譏刺。其句大概指的是類似今日有物癖之人，每到妓家，不分是否與人熟識，以偷妓家之鞋滿足其物癖，同時也可藉以吹噓其在妓家受歡迎的程度，這種人真是惹人討厭。《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和《五車拔錦》等末句均作「以見真情。」又，〔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子弟有十樣·六炒貧子弟〉，頁 11b：「一進門來，行充活潑，故意弄乖……躡

闖寡門³⁷者，專以取妓物為得意，而不顧其訕。庶幾³⁸妓有剖帕之贈，略可見情。

屢問不言由意背；纔呼即應為情親。

此中要識得真，不然恐絮煩惹厭³⁹。

膠漆既投，倘遇言差休見責；雲萍初會，如逢失禮莫生嗔⁴⁰。

交深則宜相諒，交淺則不宜認真，總之以幫襯⁴¹為主。

足附耳，翻席盜鞋，此炒貧生態度。」也是指的同一類的人物。

³⁶ 原文在剖帕見情四字旁有小註「也不見得」四字。

³⁷ 闖寡門即寡串，又稱串寡門，即到妓院閒逛，只是吃空茶，但卻不肯花錢嫖妓。〔明〕天然痴叟，《石點頭》（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卷10，〈王孺人離合團魚夢〉，頁215：「可怪這班子弟，若是嫖的，不消說要到此地；就是沒有錢鈔不去嫖的，也要到此闖寡門，吃空茶。」〔清〕東魯古狂生，《醉醒石》（北京：金城出版社，2000），第1回，〈救窮途名顯當官 申冤獄慶流奕世〉，頁10：「況院子裏的舊話道：只怕你乖而不來，不怕來而使乖。故此再沒有闖寡門的。」

³⁸ 庶幾此處應作「有幸」解。因為妓家的繡鞋可能是偷來的，拿偷來的繡鞋炫耀，不是真功夫。如果有幸那位佳人剖帕相贈，那才是人家對你真的有情。但批語旁的註語又云：也不見得。

³⁹ 三問而無一答，是因為佳人對你沒有意思。《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5a，小註云：「呼未出聲，應即相陳，皆由情之相親。」不過，這種未呼即應的情要真，不然就成了絮絮叨叨惹人厭煩。

⁴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5a，小註云：「昔陳雷交情愈厚，時人以為膠漆相投。言情人交往既厚，稍有言語差錯，則不可責。雲萍聚散，不常之物，喻以暫離暫合之人，其情必疎（疏），如禮貌失節，亦不勞見罪。」按：此句中的膠漆既投，即膠漆相投，其典出自東漢陳重和雷義的故事。陳雷二人均為今江西省南昌一帶的士人。二人年輕時曾為同學，一生情義相交。〔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81，〈獨行傳·雷義傳〉，頁2688：「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後世人遂以膠漆相投來形容兩人交情深厚。

⁴¹ 幫襯，此處應作貼心，湊趣解。〔明〕馮夢龍，《醒世恒言》，卷3，〈賣油郎獨占花魁〉，頁30-31：「常言道：妓愛俏，媽愛鈔。所以子弟行中，有了潘安般貌，鄧通般錢，自然上和下睦，做得烟花寨內的大王，鴛鴦會上的主盟。雖然如此，還有個兩字經兒，叫做幫襯。幫者，如鞋之有幫；襯者，如衣之有襯。但凡做過小娘的，有一分所長，得人襯貼，就當十分。若有短處，曲意替他遮護，更兼低聲下氣，送暖偷寒，逢其所喜，避其所諱，以情度情，豈有不愛之理，這叫做幫襯。風月場中，只有會幫襯的最討便宜，無貌而有貌，無錢而有錢。」因為貼心湊趣不得罪人，比較討喜，所以不論交深交淺，多幫襯總沒有錯。按：鄧通為西漢蜀人，受漢文帝寵信，賜予銅山並許其自鑄錢，遂成富甲天下之人。後世遂以鄧通形容富有，或家財萬貫。〔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子弟有十樣·五幫襯子弟〉，頁11a：「一進

憎中曾致愛；訕久卻成非。

憎中致愛，必有一種愛不能釋，憎其波瀾也。至訕不解而成非，特其常耳⁴²。

行事太寬，卻（卻）為寬中而見侮；存心稍窄，多因窄處反投機。

專為經紀嫖⁴³而說。

逢人誇盛德，是乃常為；對友數歸期，亦其熟套⁴⁴。

背後言語，常人最見真情，此則假中做出真也

自薄漸厚者久；初重後輕者疏。

漸厚者情；後輕者利⁴⁵。

門來軟款溫柔，春風和氣，語言湊巧，舉動合宜，風流慷慨，天然趣味，種種情懷，人人歡喜，此幫襯之腔調。」

⁴²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3b：「有等妓者，平素可嫌，或因一時有一德可言而交往，返（反）成恩也……情人因一言，彼此譏訕，識趣者則當稍解，不然訕久卻成反目而已。」《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5a-b，同條註云：「……或因一時有一德可取而交往，返成恩愛也。」按：批語中描述的關係和日用類書註解似有不同。前者描述一種愛恨交加的情感。恨中致愛，是因為一種所謂致命的吸引力。所恨的是（男子）有些飄乎，兩人的關係起伏不定，波瀾上下。日用類書的解釋似乎著重其偶然性。本無好感，只因女子有一德可取，反成恩愛。一從女性的角度出發，一從男性的角度出發，差距頗大。

⁴³ 經紀嫖不知所指為何。經紀可做經營，管理解。〔唐〕韓愈，〈柳子厚墓誌銘〉，收於〔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5698：「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亦可做聰明解。〔明〕吳承恩，《西遊記》（臺北：桂冠，1983），第 68 回，〈朱紫國唐僧論前世 孫行者施為三折肱〉，頁 851：「賢弟，你好不經紀！再走走，揀大的買喫。」《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5b，同條註云：「此乃妓家迎合子弟所為，大凡敲嫖者，使錢當以適中，不可太寬，亦不可太窄。見其寬，則奢移（侈）之；見其窄，則減省之，終不能出其圈子耳。」意為如果在妓院使錢無度，便會起示範作用。如用錢太寬，則妓家便會以奢侈的方法用錢，反之則會比較節省。又，〔明〕沈弘宇，《嫖賭機關》，〈機關條目一百八〉，頁 46b-47a：「撒漫于方合之始，經紀于常處之後。始交不撒漫不足以動懽（歡）心，常處不經紀忒煞小官兒樣。」在勾欄之中，常處之後，花錢得花在刀口上，不能手面太寬，但也不能太過嗇吝，總要有個範圍。因為不花錢，不能打動佳人之心，但是花錢無度，就不過是個青澀的小男人風範。所以從字面上來看，此處的經紀應為經營管理之義。

⁴⁴ 老套，老招式。以此方法，藉他人之口向子弟傳達愛慕之意。雖然是假，但也可能從假中做出真來。

⁴⁵ 自薄而漸厚，因二人情投意合；而初重後輕者，因金盡情疏。自薄漸厚，是從淡淡

事要乘機；言當中節⁴⁶。

煙花陣⁴⁷機關，在陣中人，識之頗難，乘機亦大費手⁴⁸也。出言中節，慧心者可得。

偏宜多置酒；莫怪不陪茶。

妓家惟酒為宜，朝朝暮暮不可暫徹（撤），不陪茶是其舊例也，何足怪？⁴⁹

串可頻而坐不可久⁵⁰；差⁵¹宜應而債不宜詢。

頻串已不趣，況可久坐乎？此輩唯喜見銀到手，若代他完債⁵²，即極力周旋，

的感情發展出深厚的情感。初重後輕，是先打得火熱，後來就疏遠了。

⁴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6a，小註云：「子弟追歡買俏之時，倚翠偎紅之際，事要見機而為，言要中節。而發事不乘機，過後無益；言不中節，真成妄談。」按：倚翠偎紅即偎紅倚翠，指狎妓，在妓院買歡。中節，切中要節，切中要點。

⁴⁷ 即妓院。

⁴⁸ 費手，即費手腳，麻煩，大費周折。

⁴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6a，小註云：「酒色二事，每每相隨。既為子弟，未聞有不飲者。且如設東還席，生辰滿月，接風送行，月夕花朝，飲宴亦不厭重複（複）也。妓者之家，迎送最廣，吃茶不陪，是其定例。」按：設東，設立東道主，作東請客。還席，受人宴請之後還請。〔明〕施耐庵，《水滸全傳》（臺北：貫雅文化，1991），第 7 回，〈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頁 112：「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月夕花朝即白天晚上。妓院除了其他的收入之外，為客人置辦酒席是重要的收入來源。〔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姊妹有四種·三·上橋姊妹〉，頁 12b。用「房中有客，堂上有人，歌聲接耳，笑語頻聞，捧茶的一來一往，持酒的交集紛紜，厨下烟火氣騰騰……。」來描述妓院有紅牌小姐接客，生意紅火的景象。厨下烟火騰騰正是判定生意好壞的指標。如果陪茶，利潤全無，是浪費妓院的人力，所以不陪吃茶是定例。

⁵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6a，小註云：「無事之時，同友輩往妓家討茶，一家纔出，仍又一家，俗呼為串門子，大抵不過拉閑，不可久坐，以妨彼事，彼雖不言，背後怨嗟。」按：拉閑、拉閒，為閒談閒扯，俗稱閒扯淡。〔明〕《西游記》，第 95 回，〈假合真形擒玉兔 真陰歸正會靈元〉，頁 1185：「八戒道：拉閑散悶，耍子而已！」又，串門久坐會妨礙妓院做生意。應與上註同看。

⁵¹ 即派差，見註 53。如果是派差的話，可以承應，但如果妓家有債，千萬不要詢問。原因見下註。

⁵² 藉欠債為由向子弟要錢是妓家要錢的慣技。〔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姊妹常有八脫·藉債脫法〉，頁 18a。云：「睺得你是箇離家，石板上就去栽花。說我家中空乏，將我抵當李媽。負他銀子幾兩，約至如今還他，坐此逼討，百般打罵，若無銀，交我隨他。我與你，怎生丟下？明日那（挪）借湊合，倘少望兄招駕。留得青山常在，何愁草木無花。你要奪趣，好不應他？咨嗟！李媽還過幾遍，借券還在他家。」沈以打趣的口氣來嘲笑妓家如何設計，以債務為由，誣騙涉世不深子弟的錢

不見人情也。派差⁵³則酌而應之，還未失策。

舉止輕盈終於賣俏，行藏穩重乃可從良。

今從良者比比矣。若無駕馭之法，寧取穩重，庶幾易馴⁵⁴。然輕盈而有真性，則賣俏從良同一轍也。

初會處⁵⁵色，久會處心；困妓慕財，時妓慕俏⁵⁶。

色由心造，久會而心益堅，不必以色取也。俏不待財，既俏而財不竭，不但困妓慕也。

情不在貌，色要擇人。為情者，娼母可以同居；為色者，西施纔堪並處。⁵⁷

俗云：情人眼裏出西施。此可合看。

約以明朝定知有客；問乎昨夜決（絕）對無人⁵⁸。

首句恐失了主顧，次句防吃醋也。

走⁵⁹、死⁶⁰、哭⁶¹、嫁⁶²、守⁶³，饒假意莫言易得。

鈔。按：睺音ㄏ一ㄣ，為窺見、偷窺之意。此處應可譯為「就瞧你這個乳臭未乾（菜鳥）的樣子，在石板上可以種出花來這種事你也信。」招架：即招架、承擔、承當、抵擋。

⁵³原指官府攤派，此指妓家藉口有差，如鴛母過生日等，請恩客代為應差付款。《妙錦萬寶全書》卷43，頁4a：「鴛子見子弟與粉頭漸熟，便言索物，俗謂派（派）差。」按：粉頭即妓女。

⁵⁴馴服。此處應有感情上的收服、馴服、駕馭之意。從心理學的角度而言，可以解釋為兩者之間有一種臣服關係（submission relation）形成。

⁵⁵相處，交往。初次會面交往，主要是因容貌美色的吸引。

⁵⁶窮困的妓女需要錢，所以慕財；時髦受歡迎的妓女，（因不缺錢財）則追求的取向為面貌俊俏的客人。下面的批語解釋為何久色處心。因為色由心造，美醜與否，由人心而定，也就是下句批語中所說的「情人眼裏出西施」或英語中“Beauty is in the eyes of the beholder.”的意思。如果子弟既俏又多金，那就不止是受妓家小姐的歡迎了。下句開頭即點出此中道理。

⁵⁷有情的話，容貌就不重要，但是美色卻不是人人都有的，所以要擇人。此句暗示在勾欄之中，「色」或是「美」，還是有普遍客觀的標準。按：娼母，傳說中黃帝的妃子，貌醜而賢德。

⁵⁸如果妓家約子弟明天見面，肯定今晚已約了別人；如果子弟問妓家昨夜誰宿，答案絕對是「没人」。

⁵⁹走，即妓願與情人一同私奔，遠走高飛。走又可分情走和計走兩種，詳見《妙錦萬

五事最易動人，哭嫁守者纏綿牽繫已不可解⁶⁴；走死更非好聲息，愈真愈不可解也。子弟至此須放一段真識力、真主張方不墮網。

抓⁶⁵打⁶⁶剪⁶⁷刺⁶⁸燒⁶⁹總虛情，其實難為。

抓、打，惡習也。剪、刺、燒似乎情真。然一時慷慨者有之，惟百折不回纔為真到底也。

小非當釋；微愿⁷⁰須從。小非不釋則巨患必興；微愿不從則大事難期。

相忤止須一隙；相投只在一念。宜著細心。

俊友若攜愁奪趣⁷¹；餘錢多帶定遭差。⁷²

寶全書》，卷 43，頁 5b-7a，或《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7a-10a。以下死、哭、嫁、守詳細內容均可參見上述二日用類書。

⁶⁰ 死，意指妓願為情人一死，又分真死、口死二種。

⁶¹ 分情哭、貪哭、彼笑哭。按：《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7b，作「被笑哭」。

⁶² 分真嫁、暫嫁、說嫁。

⁶³ 分自守、逼守二種。

⁶⁴ 解脫。

⁶⁵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5a：「與孤老取訕之時抓指痕於臉上，吮齒跡於項中，使朋輩識者曰：『此其人之失約也。』厚中如此，薄者不然。」

⁶⁶ 分訕打，要打兩種，詳見《妙錦萬寶全書》。

⁶⁷ 剪，意指妓剪青絲相贈。分真剪、拒剪兩種，詳見《妙錦萬寶全書》。

⁶⁸ 刺，意指妓用針，在身上刺下表記，以示真情。《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5b，小註云：「計雖舌肉（《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8b，作「計雖苦肉」），而難為情。三針一排為之畫，五針一排為之刺，鮮血既出以墨按之，雖言不痛，實推乎至疼。瘡靨脫去，筆畫方真，非真情則（《三台萬用正宗》此處誤植為「別」）不能也。」

⁶⁹ 燒，意指妓用香或其他物質做成薰炙物，在身上燒下疤痕，為情愛的表記。《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5b：「胭脂為壯，其疤紅；草紙為壯，其疤黑；絲綿為壯，其疤白；香頭為壯，其疤陷……有單燒，有雙燒，有復燒，有妬燒，有合同燒，有豆瓣（瓣）燒，有鼎足燒，有桌腳燒，有梅花燒，有全粧燒，有騙燒，有村燒，有無情燒，有萬星拱月燒……」按：壯，中醫用艾草在穴位上薰炙一次稱一壯，此處壯應作類似艾草的圓柱形薰炙物。

⁷⁰ 願的俗字。

⁷¹ 傳情逗趣。

⁷² 即派差。若是帶了風采翩翩的朋友一同逛妓院，要防朋友和自己的佳人傳情逗趣。上妓院，如果身上多帶錢鈔，一定會遭到妓家需索。

格言。

村客遇俏姬，而俏姬情不在；中人請下妓，而下妓心反專。⁷³

奇花遇雨嬌含淚，飛絮沾泥⁷⁴意轉狂，二語確似。

其趣在欲合未合之際，合則已。其情在要嫁不嫁之時，既嫁則休。⁷⁵

未合時，有欲合想頭⁷⁶，趣味深長，已合則常⁷⁷而淡矣⁷⁸。要嫁時指望者重，不得不用情，既嫁則滿望⁷⁹矣。本來性格態度於此盡露，大凡到此地位，滋

⁷³ 行止粗俗的嫖客。《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0b，小註云：「村俗之客而請俏麗之姬，縱使錢，其情不及，如馮魁之遇蘇卿，鄭恒之遇崔氏，還當像女配夫也。以其中等之人而請下等之妓，而下妓有扳高之念，其心反專欸（款）待。諺云：飲高酒，宿低娼，正合耳。」按：馮魁和蘇小的典故源自宋元民間傳說故事馮魁茶商，美妓蘇小卿和書生隻漸的故事。〔元〕王實甫著有《蘇小卿月下販茶船》一劇。故事大概是妓女蘇小卿喜歡書生隻漸。隻漸貧窮無力為其贖身。茶商馮魁携三千（亦有作二千）茶引發售。一見小卿驚為天人，即設計強娶小卿到茶船上。後隻漸為臨川令，將小卿娶回。鄭恒和崔氏則是指《西廂記》中崔老夫人原已將鶯鶯許給表哥鄭恒，但鶯鶯卻為張生（珙）的相貌和才情所吸引。此句之義略同於以女要高攀的策略來為自己定位。子弟不要妄想高攀與自己身分、材貌不相符的美妓。

⁷⁴ 奇花遇雨應指村客遇俏姬。飛絮沾泥，意指柳絮沾上泥，就無法隨風飛舞。出自〔宋〕道潛〈口占絕句〉：「禪心已作沾泥絮，不逐春風上下狂。」不過雖然無法飛舞，但意念轉狂。此應指下妓和中人相遇的情景，雖然下妓已如飛絮沾泥，但遇到中人便會意念轉狂。

⁷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0b，小註云：「男女初見，彼此相調。眉頭鎖恨，眼角傳情；約以花前，期以月下；百般致意，萬種思量，在此有不傳之趣。既交合之後，男心已灰，女意必敗，從前興致皆廢矣。孤老表子，兩情既濃，娶意已堅，嫁期在邇，鴛鴦拚錢，搬丁索鈔。男不能撇女，女不能捨男，兩情無可奈何，在此有無限之情。既嫁娶之後，收其放蕩，除其風情，叙以夫婦，處以家常，從前意思，盡無聞矣。譬如古今傳集（奇）戲文，初則有許多出數，搬演至會合，則收場矣。」小川氏前引書認為出數應為齣數之誤。雜劇體制的通例是四折一楔子，不標折目；傳奇不稱折而稱齣，加題目。一般傳奇的齣數不定，多半是四、五十齣的長篇。所以不論有多長，但一演到大團圓，戲也就要收場了。用今日的通俗語彙來說，此句的意思大約等同於「婚姻是戀愛的墳墓」，不論情怎麼長，意怎麼短，一到大團圓、大會合，就要收場了。

⁷⁶ 想法，念頭，念想。〔清〕曹雪芹，《程乙本紅樓夢》（臺北：啟明書局，1961），88回，〈博庭歡寶玉贊孤兒 正家法賈珍鞭悍僕〉，頁 1391：「你今兒來意，是怎麼個想頭兒，你倒是實說。」

⁷⁷ 平常，平凡。

⁷⁸ 民國時期國學珍本文庫本及滄濱隱虹軒二個版本作此處均作「淺矣」。

⁷⁹ 滿足願望。

味只得如此。

託朋友以寄意；憑漸訕⁸⁰以調情。

朋友，箴片⁸¹也，寄意非此等不能。漸訕，謔笑也，調情非此道不熟。

孤老⁸²表子尚有偷期；才子佳人豈無密約。

密約時時有之，但未必才子佳人耳。

小信勿失；私語當聽。

子弟家專以信實見重，及聞私語更宜細心體察。或真或假，或合或離之大關節也。

雖性易馴⁸³，一馴而易失；蒼心難好，一好以難灰。⁸⁴

少不更事，故易馴，不若半老佳人可共也。

蹙額告乎家事艱，知其相索；瑣眉訴乎借貸廣，欲我相償。⁸⁵

可應則不待索而應；應而復索實難為情矣。⁸⁶

休認有意追陪為有意；莫將無心言語作無心。⁸⁷

⁸⁰ 訕在此應作譏刺、嘲諷解。漸訕應指以淡淡的嘲諷、譏刺來調情。

⁸¹ 富家豪門的幫閒清客。〔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幫閒〉，頁34b。談到幫閒的人要有以下的品質：「善調和，要湊趣，能褒獎，來虛譽，不憚煩，遠嫌疑，會兜攏，識迴避，將無作有，以虛為實，善則歸人，過則歸己……」在勾欄之中，傳情寄意要靠這些人。調情訕謔如沒有他們，就無法把場子加溫、搞熱。

⁸² 即丈夫。《五車拔錦》，頁551：「孤老者，世稱老公，即孤寡老公也。」連已婚的老公都會和婊子偷情，何況才子佳人。

⁸³ 見註54。

⁸⁴ 灰，灰滅、消滅、消滅、消失之意。《妙錦萬寶全書》，卷43，頁6b：「（男女）既交合之後，男心已灰，女意必敗……」此句和批語大意为：年輕的妓女，少不更事，性情比較溫順。因為溫順，所以容易馴服，但也因如此容易移情敗事。老妓難以取悅，不過一旦她對你有好感，此一好感不易消失。

⁸⁵ 妓家以委婉的方式向恩客索要金錢的兩種藉口：一為家中困難，二為在外有欠項。

⁸⁶ 如果可以承應，不要等到人家開口再承應。如果等到妓家反復索要，就難為情了。

⁸⁷ 莫將有意做有意，莫將無心做無心。《妙錦萬寶全書》，卷43，頁7a：「下氣追陪，虛心款待，莫認為有意；意思怠惰，言語失錯，休作為無心。」按：追陪為追隨、伴隨。不要以為她對你虛心款待是對你有情意。不要將意思怠惰，言語失錯當做無

言貌之中不可忽；言貌之外更不可不思。

虛囂者⁸⁸易跌⁸⁹；尊重者難調⁹⁰。

嘗聞友云：人有一種溫氣，與風流場相宜，虛囂者正相反。妓若有溫氣，則意理深重，似乎難調。然大成者決此人也。

誇已有情，是設掙家之計；說娘無狀⁹¹，預施索鈔之方。

一箇做堪⁹²，一箇做好，纔賺得銀子，大是買賣方法。

留意於顧盼之內⁹³；發情於離別之間。

彼自弄其眉目，癡人認作顧盼，況真顧盼也。而離處期合更易動情。

只須應馬呼牛⁹⁴；最要手長腳短⁹⁵。

難道模稜至此。

彼若傳情須接應，不然失望；伊如逆意要知機，不然遭閃⁹⁶。

心之失。

⁸⁸ 飄忽、好動，做事不實。這裏是指子弟的行為。見《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7a。

⁸⁹ 《五車拔錦》，頁 552，小註云：「虛囂子弟，舉止好動，作（做）事不實，其性易於改變……」《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2a，小註則云：「其性易於跌。」按：跌，不平穩，如跌跌撞撞，跌退，或可解為放縱不羈，如跌宕。跌亦有失足，犯錯誤之義，但如其義為易於改變，則可能是迭之誤。

⁹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2a：「其情最難調矣。」應指調情。妓家過於莊重則難以調情。《五車拔錦》和《萬用正宗不求人》均作「其情最難調和。」

⁹¹ 賺錢養家。《五車拔錦》，頁 552：「娘子誇獎自己有情，非有情也，乃掙家之計。」無狀，謂行醜惡無善狀。妓家說鴇子對自己不好，是他在為向你索鈔預先布置的方法。

⁹² 國學珍本文庫本「堪」作「歹」，滬濱隱虹軒，同永印局版亦作「堪」。確切字義不明，但從上下文來看，應為一個扮黑臉，一個扮白臉之義。

⁹³ 《妙錦萬寶全書》：「筵席上不盼顧，不顯留密意」其他版本如《三台萬用正宗》，《五車萬寶全書》和《萬書淵海》等版本均同上文。惟有《五車拔錦》，頁 552 無「留」字，而作「筵前席上不顧盼，不能顯密意。」

⁹⁴ 《五車拔錦》，頁 552：「大率為子弟者，不可認真，呼之以牛，應之以馬。事無大小，從俗可也。」按：呼牛應馬即隨口答應。

⁹⁵ 《五車拔錦》，頁 552：「在妓家亦須中節，使錢稍寬，為之手長；拉閑數少，為之腳短。」此句和前文不陪茶等句相呼應。雖然在妓院中大小事不必太認真，但是用錢要稍寬，不要專寡串不花錢，惹人嫌。

接應者，惺惺惜惺惺也。知機者，有心待有心也，不然是呆漢了⁹⁷。

交愈久而敬愈衰，此其本意；年漸深而情漸密，乃是真心。

事熟人頑⁹⁸，全靠阿堵⁹⁹振其怠慢。真心密者能有幾人。

使鈔偏宜慷慨。討情全在工夫¹⁰⁰。

諺云：一要工夫，二要錢，予云：工夫還第二。

潘安孔兄¹⁰¹同路，而使妓歡；翼德味道¹⁰²並驅，不遭人議。

《水滸傳》曰：潘、驢、鄧、小、閒一字少不得¹⁰³。

⁹⁶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7b：「我每順情於他，他每逆意於我，不識其局面，而反專心溺愛于彼，久則遭彼閃矣。」按：「閃」之解釋見註 19。

⁹⁷ 惺惺，聰明機警的人。如果佳人傳情要接應，如此才會惺惺相惜，不會令人失望。如果對方不接應，自己要知機識趣。知機識趣一定會等有心之人，不會一意溺愛。如果還一意溺愛，就是個呆子了。

⁹⁸ 疲頑，疲困倦怠。

⁹⁹ 錢。阿堵為六朝時口語，即現代漢語中「這個」之意。〔宋〕劉義慶，《世說新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規箴〉，頁 557：「王夷甫雅尚玄遠，常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後遂以阿堵物指錢。

¹⁰⁰ 〔明〕沈弘宇，《標賭機關》，〈標有五要三不可〉，頁 2b-3b，中云：「子弟要會溫存，要會念作（厚臉皮加風趣），要有工夫，要有本事，要用錢俏」才能得佳人的芳心。其功夫係指「朝相見，暮相接，忙裏偷閒來溫熱，慇懃日久自然親，一暴十寒情不淡」也就是平日所說的閒工夫。但也有可能指子弟的性能力和性技巧。因為其後的要有本事云：「嬾（婦）性淫，都喜幹，十箇常有九箇寧，果然潑戰遂他心，這好休把尋常著。」從順序上來看，工夫、本事、用錢俏；還是用錢最重要。

¹⁰¹ 孔兄，孔方兄，錢財。即面貌如潘安，又有孔方兄同路，即呼應前文所說的「既俏而財不竭，不但妓慕也。」

¹⁰² 《五車拔錦》，頁 553：「蜀，張飛，字翼德，性如烈火；唐，蘇味道，嘗入相，其性最緩。」性格剛柔並濟，不遭人議。按：蘇味道（648-705），唐趙州樂城人。高宗乾封三年中進士，曾兩度為相，居相位數年，苟合取容，遇事依違兩端，人稱蘇模稜。後因附張易之兄弟，中宗時貶為郾州刺史。

¹⁰³ 〔明〕施耐庵，《水滸傳》，第 24 回，〈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字最難。要五件事俱全，方才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的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閒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閒。五件俱全，此事便獲著。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裏也頗有貫帛

只可以片時之樂，而解往日之仇；不可以一朝之訕，而廢平日之好。

此中易起風波，當平情以鎮之¹⁰⁴。

寄謎¹⁰⁵總佳，饒汝聰明多費想；復爐¹⁰⁶雖美，任君伶俐也遭虧。

謎中頗有奇思，猜猜倒有趣；復合之敝偏易犯，實是吃虧了也。

妓鑽龜而有玷；朋截馬以無能。¹⁰⁷

通他家之龜，曰鑽龜；盜朋友之妓，曰截馬。妓鑽龜，自喪其品也，而朋友之品不可喪。

寧結無情獠旦¹⁰⁸；莫飄有意龜婆¹⁰⁹。

到妓家只可見妓，此外一箇也來不得。如看妓帖，所謂方巾¹¹⁰者，何人哉！

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閒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按：捱光為偷情。驢的大行貨，行貨是市井中的粗俗用語，即東西，傢伙。驢的大行貨，即驢的那個大傢伙，用以暗示驢的性器官和性能力。鄧通，見註 41。後文句中的「龜」係指男子的性器官。養龜，乃以各種方式來增大性器官。〔明〕蘭陵笑笑生著，齊煙、汝梅校點，《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香港：三聯書店；濟南：齊魯書社，1990），第 38 回，〈王六兒棒槌打搗鬼 潘金蓮雪夜弄琵琶〉，頁 494。中有描述西門慶有一錦包，裏面有各種情趣用品以及藥物。其中大概也包括了其養龜的工具。

¹⁰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43，頁 12a，的小註云：「章臺之路，是非之門也。敲嫖子弟，未嘗不競是非者……」所以要放開些。多往好處想，不要把風言風語當真。勾欄之中易起風波，所以要以平常心鎮攝之。

¹⁰⁵ 《五車拔錦》，頁 554 云：「若客人不來，妓家則遣僕人送物以寄情，提醒客人。如送二枚長短不同的炭，即意味長嘆短嘆，亂絲一把，則意指千思萬思。」

¹⁰⁶ 《五車拔錦》，頁 554：「子弟開久，從新又來謂之復爐」，即舊情復燃之意。「開」為離開、分開之意。不過，這種分而復合的情況出現後容易再犯，亦即女方一再劈腿，所以即使舊情復燃，兩人復合，子弟已經吃虧了。

¹⁰⁷ 鑽龜，截馬，見下文解釋。龜指龜奴，為在妓院中服役的男子，詳見註 6。下文中的通他家之龜應指和別家妓院的龜奴相好。從批語來看，鑽龜似乎是妓院這一行中最沒品味的行為。

¹⁰⁸ 未受訓練的妓稱娼婦，獠兒。劉曉明，〈旦腳起源於聲妓說〉，《藝術百家》，2（2006），頁 35-41。此處應指年輕的妓家。《五車拔錦》：「結獠旦，總無情，其名還美；嫖龜婆，任有意，總不佳。」另〔明〕沈弘宇，《嫖賭機關》，〈子弟有三不嫖·一不嫖龜婆〉，頁 9a-b：「龜婆原有主，半路纔出家，夫妻情還重，待人都是假。既不希望贖身，又不圖娶嫁，厚我為甚麼？無非求善價。就裏奸詐多……。」

¹⁰⁹ 所有版本均做飄，其意應指瞞或嫖，即和龜婆調情之意。

乖人惟奪趣；癡客定爭鋒。¹¹¹

爭鋒從奪趣而生，皆認真太過。

諛言疊至知相索；訕語頻來定要開¹¹²。

要錢而諛，無錢而訕，離合係於此。¹¹³

跳槽¹¹⁴難求實好；梳籠¹¹⁵惟慕虛名。

雜情人怎當得，妓家更雜；然梳籠亦一時好勝，難說實好也。

莫將勢壓，當以情親。¹¹⁶

泛泛走動，勢力全不可少，非所以論情處。¹¹⁷

討好則千日不足；搜過則一時有餘。¹¹⁸

¹¹⁰ 明代文人所戴的頭巾，應指文人。有名士風度的子弟到了妓家，只可見和自己相好之妓，如果要看妓帖召妓，那就太失名士的身分了。據大木康研究指出，妓院的通例為初客應有熟客介紹。如果沒有人介紹，到了要看妓帖的地步，那就顯得太生嫩而不夠老練，有失身分。這也可和開篇所說的要老成相呼應。大木康著，辛如意譯，《風月秦淮：中國遊里空間》（臺北：聯經，2007），頁162。

¹¹¹ 乖巧伶俐之人，可以逗趣調情。癡客才爭鋒吃醋。

¹¹² 分開、分手、拋棄、遺棄。又《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14b，小註云：「譏訕之語，頻頻而來，則知要蹬開也。」

¹¹³ 有錢就諂媚巴結，沒錢就言語譏刺，分分合合，就從這裏開始。

¹¹⁴ 喜新厭舊，另結新歡。〔明〕沈弘宇，《嫖賭機關》，〈不可跳槽〉，頁3b，云：「既得隴，休望蜀，前趕獐來後失鹿，踏枝不著兩頭空，更新不如還復舊。」

¹¹⁵ 即梳櫬。梳櫬，指妓家係處女，第一次接客。〔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24，〈玉堂春落難逢夫〉：「鴇兒索價太高，還未梳櫬。」《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頁212，小註云：「雜情之客，慣于跳槽，欲求情好，何可得焉？好強之士，尚于梳籠（櫬），相從不久，不過虛名。」其他各版註大致相同。〔明〕沈弘宇，《嫖賭機關》，〈機關條目一百八〉，頁54b，中亦云：「梳籠豈止一次，休傳虛名……。」

¹¹⁶ 《妙錦萬寶全書》，卷43，頁8b，註云：「風月場中，不可以勢相壓，花柳叢內，最要以情相親。」

¹¹⁷ 〔明〕沈弘宇，《嫖賭機關》，〈姊妹假好有三·勢要〉，頁20a：「子弟處在勢要，姊妹敢不奉承，隨心所欲，靡不盡為，出自假意，纔好虛情，要他則甚。未必盡是哄我，我反不在於心，媽子恭敬，鴇兒至誠，舉家兒笑臉相迎，你也不須說是假，亦不須認這箇真。銘子裏，葫蘆提，樂我脾經。」因為妓院是做買賣，所以只是到此泛泛走動，尋歡作樂，子弟勢力不可全少，但是也不必太認真，因為勾欄畢竟不是論情處。按：葫蘆提：糊裡糊塗。

¹¹⁸ 在日用類書的各版本中均不見此句。搜過可解為搜括需索之後。搜括得手之後，再

討好時費盡苦心，一朝棄之可嘆可嘆。

頻頻喚酒不來，厭房中之久坐；疊疊呼茶甚急，願堂上之速行。¹¹⁹

孔北海¹²⁰所謂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安得移來此地？¹²¹

口頭寄信非無意；眼角傳情實有心。¹²²

此套慣用然亦不濫。

題詩而寄意；歌曲以伸情¹²³。

詩不倩人，曲無習氣¹²⁴，自是佳麗。

三年一歲添；半載兩誕遇。¹²⁵

多處一時也是多餘。也可解為要挑錯的話，一個時辰也嫌太多了。可能以後一解釋較為合適。要討好得到芳心，千日百日也不夠；要挑錯的話，怎麼挑都可以，一個時辰也嫌太多了。

¹¹⁹ 《五車拔錦》，頁 555：「在於妓家，置酌之際，盤餐將闌，壺觴不續，彼呼以酒，久之不來，是厭客之久坐也。在於妓家閑走之時，賓主已分，寒溫既敘，呼茶奉客，一聲未已，一聲又隨，是逐客之速行也。」

¹²⁰ 即孔融。建安七子之一。

¹²¹ 此處用孔融和酒之典故因孔曾反對曹操的禁酒飲令。〔宋〕范曄，《後漢書》，卷 70，〈孔融傳〉，頁 2272：「時，年飢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顏書爭之，多悔慢之辭。」孔融在〈難曹公表制酒禁書〉中言：「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旬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文收於〔清〕嚴可均校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922）孔融好酒，他千樽不空的待客之道，是不能移到妓院中，因為妓院中是有其獨特的酒文化，樽空而呼酒不來，不是好客而是要送客。

¹²² 據《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8b，謂妓家在眾人之前，託人向恩客寄口信致意，並非無意之舉，而是要向在座之人也傳達心已有屬；至於在席間，眼角獨向一人傳情，實係有心於該人。

¹²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5a，小註云：「崔氏西廂之句，韓姬紅葉之詩，彼此賡和，遂成美好。歌詠以養性，詞曲以伸情，君子賴此發聲，知音者必傾聽之。」其他日用類書各版本註較為簡約，但其意大致相同。按：前句用西廂記崔鶯鶯和張生相互以詩傳情之典，後句則引唐宋傳奇《紅流記》中韓姬和于佑二人，以漂流在水面上的紅葉相互傳情，終成一段佳話的典故，來說明詩歌傳情的重要性，同時也為《青樓韻語》中所收的諸多名妓所作詩文加一註腳。

¹²⁴ 模擬他人而無創造力。

¹²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5a，註云：「彩雲易散，美妓易老，天天儀容，不過十年。人問云：青春幾何？答云：十八。過兩年又問，亦云十八。計算三年總（總）添一歲。但凡鴛鴦生日，孤老必置買衣服打簪與鴛鴦上壽。鴛鴦愛錢，貪心無厭，

匿齒，¹²⁶不得已也；假生日，殊可笑。

贈香茶乃情之所使；投果核則意欲相調。¹²⁷

贈香投果大方家¹²⁸不作久矣，吾杭惟沙寶¹²⁹尚行之。

數四相求，方見面，欲抬高價；再三反浼¹³⁰，要扳情¹³¹，防有別因。

有聲價者，不必搭架子，而規模自在，視倚門者，真如天淵。反浼、扳情，決有希冀¹³²。

痴心男子廣，水性婦人多¹³³。

未及半載間，即做兩季生辰，是可笑也。」

¹²⁶ 齒：年歲。匿齒：隱匿實際的年紀。

¹²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5b，註云：「酒席之間以果投人，外雖取訕，內實以相調矣。」按：外表雖然看起來是找挨罵，骨子裏其實是調情。

¹²⁸ 大方之家，修養深厚之人。贈香投果的行徑，在有風度修養的子弟之間，已久不流行了。

¹²⁹ 沙寶不知作何解。從「吾杭」一詞和序文之末「在杭」一詞來看，沙寶或為杭州的一個地名或街坊名。

¹³⁰ 《五車拔錦》，頁 556-557，言女人「或曾生反瘡，以致身體不潔；或曾玷名，以致行止不端，人皆惡之，所以反浼」。《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a，註云：「有等妓家，貴客來尋，便生計較而立規矩。使人數四來求，方得一面。欲人傳播不容易得，與人相接，而擡高價也。再三反浼，言女人或生反瘡，以致不潔，或曾有玷名，以致行止不端，人皆惡之，所以反就，決不出此數事。不然人物醜陋，行藏粗俗矣。」按：反浼，反覆央求，參照前面「所以反就」一詞，反浼也可能有所謂「倒貼」之意。又反瘡可能是所謂的反花瘡。病名，以瘡呈翻花狀，又稱翻花瘡，出〔隋〕巢元方，《諸病源候論》（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6），卷 35，〈瘡病諸侯·反花瘡候〉，頁 1009，論曰：「反花瘡者，由風毒相搏所為，初生如飯粒，其頭破則血出，便生惡肉，漸大有根，膿汁出，肉反散如花狀，因名反花瘡。凡諸惡瘡，久不瘥者，亦惡肉反出，如反花形。」又有謂反瘡為翻花楊梅，〔明〕申斗垣，《外科啟玄》（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9），卷 8，頁 78：「翻花楊梅瘡者是濕熱之盛。表虛而毒猖獗。致令如此。宜解毒去濕熱……忌房事及發物。無有不妥之者。」參照後文之「舊註惡晦生瘡」二者應都是性病。

¹³¹ 國學珍本文庫本此處作「板」，其餘二版本均作「扳」。按：指妓家反覆央求，攀附子弟，希圖結交。因為下面的批語中說這是有聲價的妓家和倚門者的對照。

¹³² 有聲價的紅牌小姐，不必搭架子也自有其氣勢，和倚門攬客的土娼相比，真是有天淵之別。按：搭架子，即裝腔作勢，也稱拿架子或擺譜。規模：氣勢、場面。

¹³³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a：「孤老表子，兩人設盟之後，男子守其規矩，再過（遇？）美妓則不相親。值兩下反目，女人心已灰，男子猶不捨，豈不是痴心？嬾（婦）人之性隨皮（波）逐流，易於高下，實難捉摹（摸），豈不是水性？」

痴心則妄想，水性則易流，大略男子吃婦人虧也。¹³⁴

他奸要識，鄰美休誇¹³⁵。

見要明，口要緊，便稱合式。¹³⁶

久於舞榭易結好緣，纔入歌臺便生惡悔。¹³⁷

從風塵中淘鍊過來，易為結納，舊註惡晦生瘡也，學嫖者往往受其毒。

枕席雖盡乎情，彼此各了其事。¹³⁸

二句絕佳，殊殺風景。

入門來大小皆驚 舊曰狼虎嫖¹³⁹；相見時僮僕亦喜 舊曰和合嫖¹⁴⁰。

平日溫柔則喜而不驚。

最要鴿歡 舊曰作家嫖¹⁴¹；豈宜猱¹⁴²悅 舊曰雛嫖¹⁴³。

¹³⁴ 所以總的來說痴心男容易吃水性女的虧。

¹³⁵ 別人的奸計要識得破。《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a：「彼鄰美貌，切勿休誇。若誇則被他怪。」以防妓家心生嫉妬。

¹³⁶ 見為見識，合式為妥當。

¹³⁷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a：「知音之士，舞榭熟遊，但叙（敘）交情，好緣易結。鹵莽之徒，好醜不分，惟圖戀色，未幾生瘡，真成惡悔。」

¹³⁸ 《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a-b：「男因心事多端，借此以遣懷，女為家用不辨（辦），借此以獲利。此但可與知音者識之，若是溺愛之徒，不可與言也。」前引文中借應為藉。《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6b，小註與上註略有不同。「……此端可與有鼻竅者識之，若傳溺愛之徒，真是向痴人前說夢。」

¹³⁹ 《五車拔錦》指有一種人，在妓院中耍流氓，嫖妓不肯花錢。如不遂其心，則惹事生非。又《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6b，小註云：「有等地虎，在於妓家，不施恩義，專一豪強。見無人，獨據歡欣，纔有客，便生惱怒。覓樗蒲之利，償花柳之緣。錢鈔且慳，餐食亦甚，稍不遂心，便生歹意，或指賊攀（誣），或興官訟。似此之輩，在處有之，此之謂狼虎嫖。」按：樗蒲為賭博。指賊攀誣：憑空指認某竊賊曾在妓院中出入，或曾在妓院中躲藏而將妓院牽扯入刑案之中。

¹⁴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6b，：「使錢應手，出言合局，不論老幼，相見欣然，此謂之和合嫖。」

¹⁴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6b-17a：「擅嫖者先將鴿子買轉，粉頭無不屈從，朝來暮去，任意縱橫，此謂作家嫖。」按：買轉為買通、買動。作家：老手、高手、行家。

¹⁴² 原指獼猴，此應為猱旦之意，即年輕的妓，或未受訓練的年輕妓女。

亦是一法，但恐忒在行¹⁴⁴耳。

棄屋借錢因戀色，其意安乎舊曰癡嫖¹⁴⁵；披霜帶月為扳情，是誰迷也。舊曰苦嫖¹⁴⁶到此情景都顧不得，安得楊枝一滴水，破其春夢也¹⁴⁷。

移春向幽僻¹⁴⁸ 舊曰自在嫖¹⁴⁹；逐絮任飄飄 舊曰遊方嫖¹⁵⁰。

若非包定，安得不脚步勤也。

堆垛¹⁵¹入秦樓¹⁵² 舊曰死嫖¹⁵³；經營遊楚館 舊曰江湖嫖¹⁵⁴。

無錢尚要搵補來¹⁵⁵，既有，寧不揮霍；經商千里，旅況淒然，嫖亦少不得。

¹⁴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a：「不善嫖者，扣數使錢，不扳人事，止（只）知與婬子調情，更不顧鴛鴦怨望，此謂離嫖。」

¹⁴⁴ 在行：對某些事物有獨到徹底的了解。

¹⁴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a：「棄祖產之房，結親朋之債，傾敗至斯，尚貪美貌，此謂之癡嫖。」

¹⁴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a：「朝則披霜而出，暮則帶月而歸，跋涉苦員，獲利扳情，此謂之苦嫖。」其中「苦員」二字不知作何解，疑為「萬里」之誤。《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9b 此處作「苦楚」。《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頁 214，此處作「跋涉扳情」。

¹⁴⁷ 俗語有云：「楊枝一滴真甘露，灑得山河大地春。」又，楊枝在佛教傳統中有除垢，淨化之義。觀音菩薩手中的淨瓶中即為楊枝。以楊枝淨水點化人間苦厄。此處似取此二義，以一滴甘露來破苦、痴者之春夢。

¹⁴⁸ 即包養之意。其將春光移到幽僻之處獨自享受，轉喻將妓家搬到幽靜之處包養。見自在嫖註。

¹⁴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a，小註云：「惡他人來往之頻，要自家獨擅其美，移向幽室，尚恐人知。古為小嫁，今稱曰包，此謂之自在嫖。」

¹⁵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a，小註云：「情濃不捨，意熱難開，搬乎吳則隨乎吳，搬乎楚則從乎楚，拋家棄妻而不顧，此謂之遊方嫖。」

¹⁵¹ 堆垛，原為宋代都市中供存放貨物的堆棧。《五車拔錦》，頁 558：「堆黃金而供樂，垛白金以纏頭。」纏頭：原為古代男子的裹頭巾。又，藝人表演時以錦纏頭，演罷賓客以錦羅贈賞。後將客人給青樓佳人的報酬，小費，賞錢稱為纏頭。〔唐〕白居易，〈琵琶行〉：「五陵少年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¹⁵² 即秦樓楚館。秦穆公之女弄玉善吹簫，穆公為築重樓以居之名曰鳳樓，後世稱秦樓；楚靈王築章華宮，選美人細腰者居之，人稱楚館。後世以秦樓楚館稱歌榭妓院。

¹⁵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b，小註云：「堆黃金而供樂事，垛白金以作纏頭，惟買笑顏，更無吝色，此謂之死嫖。」

¹⁵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b，小註云：「身在江湖，心存營運，故遣悶懷。恐妨正事，而偷閑暇之期，以償風流之債，此謂江湖嫖。」

營運多方，已拼經年遊柳陌 舊曰乾嫖¹⁵⁶；行裝剛促，始於今夜宿花街 舊曰解纜嫖¹⁵⁷。

課錢轉倒¹⁵⁸，房金綃帳¹⁵⁹，却笑嫖亦債負准折¹⁶⁰也。將去而忽發此興，了願而已¹⁶¹。

銀海¹⁶²邊許多美貌 舊曰眼嫖¹⁶³；朱唇中無限嬌姿 舊曰口嫖¹⁶⁴。

銀海，眼也，串家¹⁶⁵ 耑用此伎倆。口頭箇箇是情人，及至相逢不相識。願與此人除却眼債、口舌債。

¹⁵⁵ 棚補不知作何解，從上下文文義來看，似乎是說沒錢都要上妓院，既然有錢了，能不揮霍一下。何況在外經商，旅途淒涼，得從妓家得到一些慰藉，是必不可少的。棚音冰。箭簫蓋，以手覆矢亦曰棚。亦有主張棚補應為蹦步之意。

¹⁵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b，小註云：「放拘欄之債，一月加三，欺軟弱之人，獨尊無二。近還止收利息，久欠又換文書。如此施為，娼家屈待。計算房金，以銷舊帳，此謂之乾嫖。」按：一月加三為一月三分利。換文書為當利息累積到一定數量，債務人無法償還，債主便要求倒換借據，將所欠之利錢滾入本金，成為一宗新的借貸文書。這是因為明代的法律在債務上有一本一利的規訂。一旦債務人所支付利息的總額已到達本金的數量，債權人便無向債務人要求繼續支付利息的權利。根據《三台萬用正宗》小註，乾嫖者似在勾欄中放債，如果欠久了，就倒換文書，將利息滾入本金。最後妓院只好以應收的房金來抵債銷賬。

¹⁵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b，小註云：「經年在外，常無放蕩之心，擇日還鄉，忽起猖狂之念。今宵歡會，明早別離，謂之解纜嫖。」

¹⁵⁸ 債款。〔明〕周履靖，《錦箋記》（臺北：天一出版社，1996），上卷，〈怨寡〉，頁 28b：「近聞陳宅大娘廣放課錢，不免與他稱貸幾文。」轉倒應為前面乾嫖小註中所提之倒換文書之意。

¹⁵⁹ 綃帳為輕紗之帳。從註 156《三台萬用正宗》的小註來看，綃帳應作銷帳解。將息計本，用房金來銷舊帳。

¹⁶⁰ 折抵。用嫖來准折債物。

¹⁶¹ 國學文庫珍本此處批語作「借錢落魄金綃帳，卻把倡（娼）樓作債臺，行樂翻成苦，何必爾爾。」這似乎是指子弟因耽溺章臺，積欠負債，原本為尋樂，結果卻食苦果。但這批語似與乾嫖沒有太多的連繫。

¹⁶² 指眼睛。

¹⁶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7b，小註云：「銀海者眼也。出道藏書，著華麗之衣，攜俊俏之友，平康街市逐日經行，此謂之眼嫖。」按：平康街即平康里。唐，長安，平康里為妓家聚集之地，因此平康街市亦即煙花之地。

¹⁶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對人說妓，箇箇有情，及至相逢，曾無一宿，此謂之口嫖。」

¹⁶⁵ 指串門之人，從一妓院串門到另一妓院，並無固定的相好。

蒼生好色偏花鈔 舊曰強嫖¹⁶⁶；老妓開門定貼錢 舊曰當家嫖¹⁶⁷。

蒼生，老嫖客也，不論男女，只是老的吃虧。

買心多費鈔 舊曰小官嫖¹⁶⁸；得趣便抽身 舊曰乖嫖¹⁶⁹。

大率討好，一念破不去，未免多費思索。能破則抽身何難¹⁷⁰。

雜情頻換色¹⁷¹ 舊曰嚐湯嫖¹⁷²；堅意不生心 舊曰定門嫖¹⁷³。

兩者各得其趣，堅意人自討苦吃。

一日三番酬厚意 舊曰點卯嫖¹⁷⁴；十朝半月敍交情 舊曰燒香嫖¹⁷⁵。

念頭一刻不能真¹⁷⁶，一日只走三番，還是少也。十朝半月一敍，非大有主

¹⁶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白頭之客，此心不休，倍使錢鈔，專尋小姬，此謂之強嫖。」

¹⁶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老年妓者，設若開門，鬢雖白而態度存，年雖邁而風情在。下橋子弟方有斯緣。飲無名之酒，得倒貼之錢。客到則替殷勤置買，事出則辛苦安排，贏得少姬，呼為老舅，此謂之當家嫖。」此處「下橋」應指不太熱門，不太受鴿母或妓家歡迎的子弟，或前文所說的蒼生。見〔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姊妹有四種·上橋姊妹〉，頁 12b。上橋，是指妓家紅紅火火，賓客車水馬龍的情景。下橋應為其相反的意思。下橋子弟，應指年老，風情不再，面貌不再俊俏的蒼生。年老的妓家倒貼他。因為年長，但和蒼姬又未結婚，所以年輕的妓女叫他老舅，好比是媽媽的兄弟。

¹⁶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初到叢林，不知機見，苦貪美好，恐怕生心，不顧費鈔，但要買心，謂之小官嫖。」其意指新到煙花叢林的子弟，不知叢林中的心機、智謀。見到美女，怕其變心，所以不顧一切，花錢來買妓家之歡心。

¹⁶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伶俐之士，豈肯久貪。纔得其趣，即便抽身，謂之乖嫖。」

¹⁷⁰ 這裏描述的是一種競爭的心理現象。紅牌的妓家，討好的人多。子弟因一念無法超越，以致千方百計欲得妓家歡心。如能超越，則不難抽身於紅塵之外。

¹⁷¹ 朝秦暮楚，頻頻換人。

¹⁷²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a，小註云：「昨朝抱李妓，今夜宿張娼，如此頻換，俗稱跳槽，此謂之嚐湯嫖。」

¹⁷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小註云：「其性既投，其情定密，不忍他為，百中有一，此謂之定門嫖。」

¹⁷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小註云：「情既相厚，蓋不由人，不走三番，真成腳痒（癢），謂之點卯嫖。」即一日三次，按時點卯。

¹⁷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小註云：「十旦一會合，半月一歡娛，却（卻）似謁廟參神，專期朔望，謂之燒香嫖。」

見者不能。

隔年償宿債 舊曰牛女嫖¹⁷⁷；間日抱花眠 舊曰瘧疾嫖¹⁷⁸。

經年間日，那能定得刊板¹⁷⁹，看興致若何。

揭短逞強投計策，忿鬪傾起實為痴。¹⁸⁰

識趣賞音攜友樂，此實堪欽 舊曰敲嫖¹⁸¹；暮來朝去畏人知，是為可笑 舊曰借宿嫖¹⁸²。

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

¹⁷⁶ 音置，納之也，猶言安著。即安置之意。

¹⁷⁷ 牛郎織女一年見一次面。《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小註云：「去年寒食曾相會，今歲清明始叙情。如鵲橋之約，一載一逢，此謂之牛女嫖。」按：寒食是冬至後的一百零五天，和清明節氣相近。所以從去年的寒食到今年的清明也大約是一年的時間。這就有如牛郎、織女一年一會。

¹⁷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小註云：「一日兩頭眠妓館，五番三次宿章臺，如人之病瘧，間日一轉，此謂之瘧疾嫖。」《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10b，小註云：「有等子弟吝財，間日一嫖，如人之病瘧。」按：間日，隔天。

¹⁷⁹ 那能像刻版刊定的事程一樣，只能看子弟的興致如何了。

¹⁸⁰ 《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均無此句。《妙錦萬寶全書》、《五車拔錦》、《五車萬寶全書》、《萬書淵海》和《三台萬用正宗》均有此句。姑將此句補入以資參照。《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8b-19a，小註云：「有等相妬之人，見其與妓情厚，言揭孤老過失。或家事不齊，或行止有虧。大抵妓家多欲察此，故對孤老面說，使子弟傾囊不顧，以掩其愧，謂之忿志嫖。或遇行短之姬，貪滑之鴇，巧計多端，待子弟昏濃之際，架言（按：即虛構，捏造）舊處客某，或稱特來與鴇做生日；或美送某某物件。於此紛紜不能枚舉，往往痴人以賽相尚，因而乘（承）諾，或賄財即娶，或罄貲奮用，謂之鬪志嫖。」小川陽一著《明代の遊郭事情風月機關》頁 110，認為「架」為「假」之誤植。其實「架言」之「架」與「架詞構訟」之「架」同義，作捏造、虛構解。原文並無誤。又小川氏認為句中之「羨」應為「獻」之誤植。其實此句應解為：妓家告訴子弟，非常羨慕某位恩客送給某位姊妹的物件。那物件有多貴重，多精美。其實是在暗示自己的恩客，如不能送個更好的，也起碼要送個相當的物件。因此，「羨」字應非誤植。

¹⁸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a，小註云：「識風塵之意趣，賞絲竹之佳音，豈肯獨專，必携友樂，此謂之敲嫖。」

¹⁸²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a，小註云：「為懼內不帶僕人，因吃醋不携朋友，暮則遮面而來，朝則抱頭而去，如此不謂之嫖，乃借宿也。」

酒筵逢歌唱，勿久他談；妓館挾朋遊，休言交易。¹⁸³

談朋過失，方是好音；誇友賢良，決非佳兆。¹⁸⁴

若無截馬¹⁸⁵之朋，誇之何妨。

懸榻既下徐孺留，今猶如是¹⁸⁶；醴酒不設穆生去¹⁸⁷，古亦皆然。

出門看風色¹⁸⁸，焉有不留而住之理。

跳躍相迎真是厚；叮嚀致意豈為疎。¹⁸⁹

待心上人自是不同。

他人之異¹⁹⁰從姬說，乃指賣好¹⁹¹之路，已¹⁹²妓之私向友言，是開引賊之門。

¹⁸³ 《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均無此句。《新鐫燕臺校正天下通行文林聚寶萬卷星羅》、《妙錦萬寶全書》、《五車拔錦》、《五車萬寶全書》、《萬書淵海》、《萬用正宗不求人》和《三台萬用正宗》各版本中均有此句。姑將此句補入以資參照。《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a，小註云：「凡席間遇歌唱，但村人屑言家事；與朋友妓館相逢，若俗子逞談貨殖。此非議事亭，交易所，知趣者識之。」按：只有村俗之人會談論瑣碎的家事，世俗之人則大談生意。

¹⁸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b，之小註云：「子弟敲嫖，未有不接朋友在於妓家同樂者。自古婦人多水性，其間有人材、德性、言談、為作（按：應為作為）勝於己者，婦人必留情相待，則己之趣被彼奪，可不誤哉？如談其過失，方是好音。每誇其賢良，決非佳兆耳。」

¹⁸⁵ 盜朋友之妓曰截馬，見前文「鑽龜，截馬條原文之註。」

¹⁸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b，小註云：「徐穉，字孺子，南州高士也。陳蕃不接賓客，惟穉來設榻以待，去則懸之。」按：蕃，字仲舉，東漢汝南平輿人。桓帝時為太尉，靈帝時為太傅。靈帝建寧元年（167）與外戚竇武合謀除宦官，為宦官王甫所殺。

¹⁸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19b，小註云：「穆生，魯人也。為楚元王大夫。王禮敬之。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設醴。及王戊嗣位，乃忘設，穆生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遂去。妓家以子弟如陳蕃之待徐孺，則可留；如王戊之待穆生，則可去。」按：醴為酒精強度不高的甜酒。元王為穆生設醴乃體恤其不善飲酒，並表示對其敬重。此典出自〔漢〕班固，《漢書》，卷 36，〈楚元王傳〉。

¹⁸⁸ 形勢，動靜，神色。觀望風色，那會留不住子弟。

¹⁸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0a，小註云：「妓者處孤老，有情无（無）情，在乎平素。動靜之間亦可察之。一見則踊躍來迎，喜容可掬，此真厚矣。或久不見，而向人前疊疊叮嚀，頻頻致意，亦不為疎。」

¹⁹⁰ 請參見下句，批語舊云……。

¹⁹¹ 本文所參考的七個日用類書的版本此處均作「奸」。賣好：使用手段討好別人。

舊云：異，陽物之異也。何必如此說？異姿、異才、異富、異俠、皆妓家所喜。得趣處不向人言，真是難忍。

朝則茶，暮則酒，只為孤老；貧能周，患能濟，乃是情人。¹⁹³

此見休戚相關。

初撫是其體面；久遣決少真情。¹⁹⁴

扭捏做作僅施之生客，寧可久也。

吁氣多因心不愜；出神定有事相關。

吁氣、出神，情癡人看來易動；此中實亦有假。

鴛子來陪，定然有故；友人替念，必受其私。¹⁹⁵

一見鴛兒，便生事故，況可來陪也。此友更非好人。

日久佳人翻作道，年深子弟或成龜。¹⁹⁶

作孽得沒了結，借出家為收場。子弟在此中年久，別無事事，不覺竟靠此

¹⁹² 《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此處均作「已」。從上下文義觀之，「已」應為手民之誤。若如不是「已」之誤，則應為「以」。《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0a，小註大意為：將自己和妓家之間私密之事，說與朋友知之，則朋友可以依樣畫葫蘆，與美妓調情。

¹⁹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0a-b，小註云：「貧周濟患總來稀，乃是情人敲嫖者，不可不察焉。」

¹⁹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0b，小註云：「撫者，勾欄中以妓人扭捏為之撫。玉容不撫，無以逞嬌；紅粉不展，無以賣俏。初會當撫，是其體（體）面，久會尚撫，決少真誠。」按：撫音出ㄌ，原義為拾起，選取，此處應為明代的通俗用法。句中之「久遣」在日用類書中作「久處」。如為遣，則應解為遣懷、遣閒，亦即在一起打發時光已久，還扭扭捏捏的，很少是真情，大多是裝出來的。

¹⁹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0b，小註云：「入妓之室，不見粉頭，惟鴛子來陪，定然有故。若非待客，決不在家。」小川陽一前引書此處（頁 113）作「人妓」應為誤植。對次句，小註云：「同行朋友，更不為吾，替伊（按：指妓家）來念，曲盡其情，不因有舊，必受其私也。」

¹⁹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1a，小註云：「每有妓者，老年以來，自知過惡，欲求懺悔。看經念佛，食素施僧。扮作道人形狀，以修來世。誠為老虎項中掛數珠（按：即佛珠）也。痴心子弟貪戀情人，事業不顧，生意不理，卻將有限之錢，而買無涯之趣。欲歸不得，遂成久住，舉此一端，雖傷風化，事或有之。」按：龜即為龜奴之義；翻：作反解。

營生矣，可為寒心。¹⁹⁷

寄信、寄書，乃發催錢之檄；贈巾、贈扇，真拋引玉之磚。

一字一物出自麗人，便覺珍重，敢不圖報也。

薄倖者，雖日近而不親；有情者，雖日遠而不踈¹⁹⁸。

客交千箇假如也；情在一人真有之。¹⁹⁹

廣種薄收²⁰⁰之法。

他有嫁娶之人，我不解，為他填陷；我有剪燒之妓，他不識，替我玷垓。²⁰¹

各要知機，倘迷而不悟，受害不淺。男子更易著迷。

久念不馴²⁰²曾著閃；纔調即順恐非真。²⁰³

¹⁹⁷ 前句義為妓家作孽太多，最後以出家收場。後句則指子弟久耽風塵，最後竟成龜奴。

¹⁹⁸ 《青樓韻語》的各版本中均無此句。《三台萬用正宗》、《妙錦萬寶全書》、《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則有此句。

¹⁹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1b，小註云：「粉頭不接一客，子弟不走一家，此常情耳。大抵粉頭以色事人，總接千個，不過承應而已，不然無以養生。果有合意之人，投機之客，則身陪他客而心待斯人。諺云：接客千個，情在一人，斯言理亦有之。」按：投機為兩相契合之義而非一般乘機牟利，亦即話不投機半句多中的投機。

²⁰⁰ 用增加耕地面積的方法來增加產量。在青樓的情境中，可以用所謂的人海戰術，來理解廣種薄收之義，也就是與多人交往，只要有一人是真情即可。

²⁰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1b，小註云：「彼有厚人，已期嫁娶，我如不解，總使錢鈔，只如砌牆之中填陷耳。我有厚妓，亦嘗（曾）剪燒，伊如不識，雖是供陪，卻似雙陸之間玷垓也。」按：雙陸是一種類似賭博的棋戲，相傳是在從印度傳入中國之波羅塞戲的基礎上改造而成。棋子形為馬，黑白各十二或十五枚。兩人相博，以擲骰定行棋步數。玷垓，音勾一弓、ㄍㄛ，其義為邊界。在這裏應指雙陸棋盤中間的邊界。依照雙陸的遊戲規則，棋子只能移動到未被占據或被己方棋子占據的點上，也可以移動到僅被對方一枚棋子占據的點上對其進行攻擊。當攻擊的情形出現時，對方的這枚棋子便成為「弱棋」。弱棋被攻擊後便要放在棋盤中央的分界上，而被攻擊的弱棋在離開分界之前，其他的棋子不得移動。在此用以比喻，如果已有妓家對自己情有所鍾，並有剪燒這樣的承諾，別人不知，對自己已有情之妓用情，結果就如弱棋一般，只要我一移到他的前面，他就得去玷垓，也就是到中間的邊界上待著，所有的棋都不能動。

²⁰² 馴字的解釋見註 54。

²⁰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1b，小註云：「人之調情必先於念，不念無以為由……」

傷弓之鳥難於彈射，以學問長了，也寧肯輕拋一片心。

多情頻見面；薄倖少相逢。

不但妓擇客，客亦不可不擇妓。

離合有期，憂同戚而笑同歡；索求無厭，少則與而多則許。²⁰⁴

一憂一喜總相關，不必專在離合之際。索物總不當拂，要自己活相耳。²⁰⁵

探實言於倉卒；勘虛情於尋常。²⁰⁶

出其不意，虛實立見。

對王面趙是亦可嫌；抱李呼張此尤當怪。²⁰⁷

教人怎當。

替友殷勤為探使；為花牽引嫁東風。²⁰⁸

念應作念想，念頭解。閃字解見註 19。雙方調情已久，但始終沒有定下來，一定是一方曾因子弟用情不專，遭到遺棄。纔調即順中的調，應作調情解。纔一調情，對方就順服，那種情感大概不會是真的。

²⁰⁴ 如果要得少，就給；如果要得多，就只許諾，但不一定要給。

²⁰⁵ 「活相」應是江浙一帶的方言，有機靈、生動的意思。妓家如果開口索物，子弟總不好拒絕，但給與不給，自己要機靈些，不能要什麼給什麼。

²⁰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2a，小註云：「欲討伊之實言，可於倉卒之間，驟然問之，伊未整備，必無心而答，斯可得矣。情之虛實，不能逆知，要在平常之間用心察之，留意究之，久則自明矣。」

²⁰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2a-b，小註云：「有等婦人，貫（慣）於揀客，口雖相留，心實不爽。談笑之間，口應於此，目視於彼，心不在焉，聽而不聞，此之謂也。妓者留客多不由己，懼怕鴛鴦，不敢逆辭，勉強留之，不遂己願，總是枕席之間相板，失呼意中人之諱，此為抱李呼張耳。」

²⁰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2b，小註云：「圖經中有撮合山，道經中有黃婆，敲爻中有馬不六，俗呼為捧馬。雖君子有成人之美，識者多鄙之。誠為採得百花成蜜後，到頭辛苦為誰甜，是可笑也。」按：圖經為附有圖版的書籍，主要是地理書籍，如《沙洲都督府圖經》，也是日後方志的前身。撮合山，可能原本是圖經中的一座山名，後被用來指媒婆。《京本通俗小說》（北京：中國書店，1988），卷 12，〈西山一窟鬼〉，頁 67：「原來那婆子是個撮合山，專靠做媒為生。」意為如果兩座山都能撮合在一起，還有什麼不能撮合的。道家經典中的黃婆即黃婆媒聘。黃婆者，中央土母。以其能調陰陽，能和四象，故名黃婆……以意運五臟之氣會合，為黃婆媒聘。又有造孽之輩，用言老婦，調戲男女行淫……大非也。此二者皆指媒人，撮合之人。馬不六有許多別稱。例如：馬泊六，馬百六，等等。〔明〕

此人專一撮合，可鄙。

近離尚恐情疎；久別豈無心變。

轉眼就可疑，便畫一死字也沒幹²⁰⁹。

怨日色之落遲，以實人意；恨雞聲之報早，乃誘客心。²¹⁰

枕邊捉人，自是良法。

迂言說謊，蓋不自由；發誓拈香，聽其自順。²¹¹

既察其虛，即發誓拈香，總一虛也，聽之而已。

大凡著相，終是虛工；若到無言，方為妙境。²¹²

二語講宗²¹³，唯了悟自得之。

施耐庵，《水滸傳》，第24回，〈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鴛武大郎〉，頁370：「王婆笑道：老身為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此句中後三種稱媒人的方法都有貶抑的味道。馬泊六略同於今天所稱的淫媒或拉皮條者之流的人物。此類人物為人撮合，有時可能有些下作的情形，所以可鄙；等到採得百花成蜜，雙方情投意合，甜了別人，故可笑。

²⁰⁹ 受到對方懷疑有移情別戀之情時，要打死不認帳。

²¹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22b，小註云：「與人期約，欲天速晚；同客歇宿，恨天亟明。此二事乃誘人心也，莫認為有情耳。」其意在提醒子弟，這二種心理狀態是很平常的，莫因妓家訴說而認真。因此在下面的註中，加了一句俏皮的批語：「這是在枕邊收攬人心的良方。」

²¹¹ 《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23a，小註云：「談迂闊之言，說無形之謊，蓋不由己，乃門戶中習染成風耳。表（婁）子既厚，如要發誓拈香，決不可強之。強則勞本心也。聽其自然，順之則妙。」小川陽一前引書此處（頁118）作「談過闊之言」應為誤植。按：厚，情厚。如果兩人情已厚，子弟要妓家發誓拈香，一同在神明前賭咒，這決不可勉強，勉強會傷害其原本之心。拈香也可理解為前所說的燒香，以香燒出疤來表真情。

²¹² 《三台萬用正宗》，卷21，頁23a，小註云：「兩情既厚，何必故何（在）人前顯出孤老表子態度，此為（謂）之著像（相），不足論之。人之敲嫖，初則假念。交而既久，其情漸密。若到十分田地，外不以情相調，內不以色相扳，淳然如夫婦之處家常，即為無言妙境也。」按：扳在此處應作「結交，攀附」解。著相終是虛工可能是藉用〈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中所述：「佛與眾生更無別異，但是眾生著相外求，求之轉失……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中的修禪心法來闡述在風月場中，男女相處的精義。參見〔唐〕釋希運，〈黃檗山斷際禪師傳心法要〉，收於《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卷48，頁379。

²¹³ 佛教用語，指禪宗，律宗以外的其他諸宗派，如唯識、法相、華嚴、天台等，也稱

眉與目，雖是相扳；口共心，決然不應。²¹⁴

也應不得許多。

梳洗尚新，想適間²¹⁵之寢起；杯盤既設，知刻下之邀賓。

此態人人能識。

起坐不常²¹⁶，決心中之事忤；驚疑無定，恐意內之人來。

唯知心人能識心事，然須聽之。

決無此事。即時交好，庶無遺珠。²¹⁷

外僕忽來知探信；家人屢至必相招。²¹⁸

於官身更饒此況。²¹⁹

攢（攢）眉而笑，終是屈情²²⁰；揉眼而悲，却非本意，悲歡總不足憑。

教門。因上句中似有《心經》中所謂：參透諸法實相本是空，就會理解對一切事物隨緣自在的意境，所以加上了一個講宗的註腳。

²¹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3a，小註云：「眉來眼去雖是扳情，口是心非決然不對。」《五車拔錦》亦作口是心非。《三台萬用正宗不求人》、《五車萬寶全書》、《萬寶全書（萬書淵海）》均無此句。按：口共心，從字面上看應為心口合一，但此處口共疑射「哄」字。如果是哄人的話，就決然不回應。批語說，就算應，也應不了許多，因為大多都是哄人的。

²¹⁵ 方才，剛才。如果梳洗一新，定是剛才和客人同寢方起。

²¹⁶ 日用類書各版本均作「坐起不常」

²¹⁷ 明刻本無此句。鉛印本中滬濱隱虹軒發行的《明刻秘本青樓韻語》，頁 140。云：「原本有註無經，今仍其舊。」茲將其文列出以為參考。

²¹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3b：「與客正坐或飲宴間，門外僕者愴惶而至，彼之情人，使來細作，此必探聽信息也。伊家人屢得外來，面面相視，不言而立，此必有事相招彼也。」按：此句及其以下三句「經文」及批語在滬濱隱虹軒的版本中未收錄。至於下列「好色親三代」一句，滬濱隱虹軒的版本中僅錄部分小註。

²¹⁹ 官妓到官府應差稱官身。《金瓶梅詞話》，第 46 回，〈元夜遊行遇雪雨 妻妾笑卜龜兒卦〉，頁 165：「李銘道：小的官身，到家洗了洗臉，就來了。」官身也可作「官差」解。〔明〕馮夢龍，《醒世恆言》，卷 13，〈勘皮靴單證二郎神〉，頁 220：「當下楊戩叩頭領命，即著官身私身搬運韓夫人宮中箱籠裝奩，一應動用什物……」此句中似乎二種解釋都通。

²²⁰ 《五車拔錦》、《五車萬寶全書》此處均作「笑」，《萬書淵海》、《妙錦萬寶全書》和《三台萬用正宗》此處作「嘆」，而《萬用正宗不求人》中無此句。三個版本的《青樓韻語》均作「笑」。此處用笑字可能更貼切，對仗也比較工整。因為屈情是壓抑情感，強顏歡笑正是屈情。對照下句，揉眼而悲，就不是本心，而是有些作做。

須是片時稱子建；不可一日無鄧通。²²¹

即有子建才，他家用不著，何敢與鄧通錢較勝負也？

黑頭鴛子偏多事；黃面佳人最沒情。²²²

好相法。

好色親三代；盛容僅十年²²³。

親三代者，與妓家母女三代交也。有體面者，決無此事。及時交好，庶無遺珠²²⁴。

如果是攢眉而嘆，就不是壓抑情感，而是形之於色。

²²¹ 子建為曹植的字。曹植，曹操之子，文學才子，為膾炙人口之七步詩的作者。《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4a，小註云：「曹植……譬喻敲嫖中，能文者只可片時誇之，鄧通嘗以銅山鑄錢者，譬以錢鈔，章臺間不可一日無也。」按：章臺為漢長安街名，泛指妓院所在之地。在妓院中，文彩固可贏得佳人，就算有曹植的文彩，那也只是用在一時。錢鈔才是硬道理，妓家用不著文彩，你又怎能以文才和如鄧通般的財主之錢財較勝負呢？

²²²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4a，小註云：「中年之妓，有女接人，俗呼為黑頭鴛子。誇乖賣俏，欸（款）客邀賓，井井有條，般般有製（緻？），人若遭之，留心隄備。有等妓人，本來好慾，貪濫無厭，以致面黃。暮則索姪（淫），朝則索致（錢？），人若親之，定遭其手。」按：乖作機靈、乖巧解。誇其女機靈、乖巧。「有製」應為「有緻」之誤，各種置辦都十分精緻。貪濫亦可能是貪婪之誤，但從前句本來好欲來看，濫指行為，也說得通。索致不知何解，參看前句貪濫，可能是「錢」之誤植。隄備，即防備。《水滸傳》，第 20 回，〈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頁 290：「晁蓋與吳用等眾頭領計議……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廝殺，好做隄備，不在話下。」

²²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4a-b，小註云：「嫖為貪姪（淫）之所致，初則嫖其母，次則嫖其女，再次之嫖其孫。大抵妓家親生之女頗少故也。若以悖禮責之，則不為箇中人也。女人之美貌盛容，譬之春花，雖壯其觀，焉能常好。古云：女子二七天癸至，乃血氣方全。所以容顏強盛。自十四至二十四，僅有十年矣，如過此時，呼為下橋也。〔明〕沈弘宇，《嫖賭機關》，〈論姊妹有兩反·二反自己結果〉，頁 17b。也有相同的論述：「嬌姿二八，正春花秋月之景，芳年三七，乃疾風暴雨之時，花到清明不艷，月過中秋不輝，花殘月缺，兩噫嘻，美景良宵曾幾許。」按：二七為十四歲，天癸為月經。沈文中的二八，三七均為乘法中的口訣，前者指十六歲，後者為二十一歲。清明是陽曆的四月五日，一般是在農曆三月上旬或中旬，用以指三十上下的年紀。中秋是農曆的八月十五，乘法口訣中八五為四十，用以指四十上下的女子。

²²⁴ 體面，有聲望，有面子。遺珠為遺珠之憾，將美好的事物或賢才棄之不用而生遺憾。妓院中鴛母和妓家以母女相稱。妓家有時也會抱養義女，因並非親生女兒，所以子弟有可能同時和三代交好。

人之交游則一；情之形狀不同²²⁵。

情處者，不當以泛泛之交論。

蒼顏子弟，世上多聞；白髮花娘，人間少見²²⁶。

這不必說。

搜枯令以酒報仇；認真情遂為飄縛²²⁷。

交淺則有酒席間報復。若有情人，正於杯酒相隱相代²²⁸通好也。一意認真，自不可解²²⁹。

聲名出於眾，致使眼高；顏色不如人，慣將物賂²³⁰。

名妓不由不眼高，困妓不得不行賄。

²²⁵ 日用類書各版本均無此句。與人交遊，其人情大致相同，但如果有了感情，情況就各有不同。雖有各種不同的情感，但如有情感，就不能泛泛處之。

²²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4b，小註云：「俗諺云：只有七十歲子弟，沒有七十歲粉頭。」按：花娘，亦作花孃，指娼妓。〔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北京：中華書局，1959），卷 14，〈婦女曰娘〉，頁 174：「都下及江南謂男覲亦曰師娘，娼婦曰花娘。」

²²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4b-25a，小註云：「子弟當酒筵之間，正要逞己聰明，誇自豪富，有等敗興之友，行酒屈奉，以致搜求枯澀之令罰之，謂之報酒仇。敲嫖之遣興，奕棋相類，譬之初因悶懷，借棋消遣，至於賭博（博）利物，忘飧廢寢，此不為之□遣□棋子所博（縛）。且如子弟，亦因名利拘束，俗事縈絆，偷得片時，章臺消遣。至於兩情既熟，一意不回，剪髮燒香，認真食醋，父母止之而不休，朋友勸之而不省，此亦為嫖之所縛耳。」按：屈奉為奉屈之倒裝，即在行酒令時受了委屈。因受了委屈，所以故意找些枯澀的酒令，使對方答不出而受罰，叫報酒仇。小註之中之空白為二字字跡不明。但大意是喝酒，下棋都是為了消遣解懷，不要太認真而為物所縛。句中之「燒香」應不是指到廟中燒香拜佛，而是指前述用香或艾燒疤以表真情之燒香。其意為在妓院中也就是逢場作戲，消遣解懷，如果認真到又剪又燒，大吃其醋，就是為嫖所縛。《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都作「飄」縛，可能是《青樓韻語》的編者以飄字轉注嫖字以示風雅。

²²⁸ 相隱相代不知確切作何解。中國法律上有親屬相為容隱的原則，也就是所謂的親親相隱原則。容或可解為兩人正在以杯酒親親（卿卿）我我相代（待）通好。

²²⁹ 若是交情不深，當場報酒仇也罷了，若是有情人正在藉酒傳情，而自己卻在行酒令上一味認真，那就是為嫖所束縛，無法解脫釋懷。

²³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5a，小註云：「聲名出於眾，時妓也。交有貴客，食有珍饈；著綺羅如布帛，視錢鈔如糞土，其眼界不由不高大也。顏色不如人，醜妓也。自揣其材姿容不及，風塵數年，更無友人贈物，扳情誘伊交往。若不如斯，門生苔蘚。此亦行軍遺物誘敵之術也。」

誘多方見厚；勸久反為疎²³¹。

為情癡則喜誘不喜勸，大抵識不破也。

棍瓢嘗議四王；雛妓亦稱五虎。²³²

舊註頗俚，存而不論可也。

道有傍門尚難洞曉，色無正路是亦難知。²³³

人心好尚不同，有何成色可據。

燒剪頻而必濫，貲囊富而定貧。²³⁴

²³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5a-b，小註云：「子弟當花貪戀柳之時，討好扳情之際，有等友人，誘而架之，迷中不省，便以為厚。或有益友，知其著陷，不忍坐視，以言勸之。外雖受善，內甚不平。初尚諾諾，次則迴避，此乃勸久成疎耶？」按：誘而架之，「架」作假造、捏造解。知其著陷之「陷」作設計、坑陷解。

²³²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5b，小註云：「無狀之輩，不務本等，要學富翁，來遊柳陌。初入門大呼小叫，不循規矩，就似個大王，纔坐下，搜求妓者，嗔罵奴僕，就似個霸王。吃了酒，眼細面皮紅，就是個關王。少了宿錢，影也不見，卻似個逃王。初成人者，飲食不知飡（餐）飽，就是個餓虎；眠臥不知顛倒，就是個睡虎；脫了衣服，就是個壁虎；問孤老要錢，就是個蠅虎；再過三年，就是個老虎。」按：本等即本分，分內所應做之事。如〔明〕馮夢龍，《醒世恒言》，〈陸五漢硬留合色鞋〉，頁 296：「那張蓋乃風流子弟，只曉得三瓦兩舍。行奸賣俏是他的本等……」柳陌為妓院。壁虎善捕蛾、蠅、蟲等昆蟲。不知此處為何以壁虎來形容赤裸的雛妓。老虎係取諧音，指妓變老。

²³³ 《三台萬用正宗》、《五車拔錦》、《五車萬寶全書》均未錄此句。《妙錦萬寶全書》和《萬用正宗不求人》小註大略相同，《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13b：「道以清靜無為之者為正法，明一切有為者，三千六百皆是傍門，而人尚能洞曉其義。至若男人不愛美妓而愛醜妓；女子不思富人而思貧人，乃色無正路，是亦誰知也？」按：《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都作尚「難」洞曉，而非尚「能」洞曉。傍門，道家以修煉金丹，全身保真為正道，餘皆為傍門，不能修成正果。

²³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5b-26a，小註云：「燒剪之事，遇情人，間而有之，設若頻繁，其人必濫。章臺之家，費用之地，總受姦錢，亦須追往。如有貲囊富者，其人定貧（貪？）。」按：《妙錦萬寶全書》，卷 43，頁 14a，作「縱受姦錢，亦雖（難？）追往……」姦錢，亦作奸錢，為私鑄之錢，但此應可解為從性服務行業中所得的報酬。小川氏認為貪應為「貧」之誤植（頁 123-124）。雖然《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此處經文亦作貧。但是貧似乎是「貪」的誤植。細看《三台萬用正宗》該字應是貪而非貧，即《三台萬用正宗》的編者已將《嫖經》原文的錯誤勘正。小川氏認為此處文義不明，但如果是貪，其義則為：「章臺之地是個花錢的地方，縱使他（妓家）可以從性服務中收取費用，但也要想想他們的身世（如果家世好，也不會進到這一行來）。所以，如果妓家貲囊充裕，這位小姐一定有點

此隄²³⁵一決，勢必奔潰，以視為尋常耳。

手口未能全，總設誓盟皆枉矣；性情不相合，雖成交往也徒然。²³⁶

嫖而慳吝，豈能要盟；不慳吝矣，心事各別，無益也。²³⁷

子弟錢如糞土；粉頭情若鬼神。²³⁸

鬼神不過要錢耳，多燒幾陌²³⁹與他。

頻允物，擔雪填井；不使錢，掩耳偷鈴。²⁴⁰

撒漫與白闖，病則一般。²⁴¹

貪婪。」從行文的含義、語氣、對仗、和押韻來看「燒剪若頻，其人必濫，貲囊若充，其人必貪」可以說是比較恰當的用法。

²³⁵此處的「隄」應指對剪燒和用錢的態度。如果一決，則對任何人都可剪燒，而又無處不貪。

²³⁶《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a，小註云：「為妓之家，衣食全在此。設有孤老慳而且吝，口雖相許，而不放手。總設山盟海誓，亦皆枉矣。男情女性，如不相合，被體面而拘，以成交往，縱然日久，事亦徒然。」按：體面在此句中應作面子，情面解。雙方性情不合，但礙於情面，而成了一對，雖然相處也有些時日，但最後還是不會修成正果的。

²³⁷批語大意是錢最重要，過於吝嗇，不可能有人和你海誓山盟，但用錢手寬，並不表示一定會有盟，對方無心也是枉然。

²³⁸《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a，小註云：「為子弟者，買俏追歡之日，賞音贈錦之時，潑使錢鈔，更無吝色，豈不如糞土也。情之一字，無形之物，信之則有，不信則無，豈不若鬼神也。」

²³⁹陌是計算紙錢的量詞，陌錢為祭奠時用的紙錢。一陌即一疊。多燒幾陌，就是多燒幾疊紙錢。按：批語認為粉頭的情，多用些錢還是可以得到。

²⁴⁰《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a-b，小註云：「痴心之人，不擅嫖事，欲討好情，頻頻允物，此乃擔水填井。誇乖之徒，不諳世事，恐人褒貶，先塞其口。雖耽風月，並不使錢，正是掩耳偷鈴。」日用類書如《萬用正宗不求人》、《妙錦萬寶全書》均作擔「水」填井，《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均作「擔雪填井」，僅有《三台萬用正宗》此處作擔「冰」填井。擔雪填井用典正確，語出〔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97），卷 12，〈智海平禪師法嗣·淨因繼成禪師〉，頁 768，意為徒勞無功，因為雪一入井即化為水，永遠也填不滿。擔水填井較為直白，其意與擔雪相同。至於擔水填，雖有相同之意，不過以冰填井，是有可能填滿的，因為冰溶化的較慢。只是用冰填滿的井是無法長久維持填滿的狀態。

²⁴¹亦作撒漫。花錢慷慨不吝嗇，含有揮霍的意思。〔明〕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卷 15，〈衛朝奉狠心盤貴產 陳秀才巧計賺原房〉，頁 156：「為因那陳秀才才是個撒漫的都總管，所以那些眾人多把做一場好買賣，齊來趨奉他。」白闖，即為闖寡門。用錢太寬和不肯花錢，盡占便宜的闖寡門，兩個毛病

聰俏更無虛度日；村愚常有空閑時。²⁴²

人物醜而家業趁，理無太足；形容美而情性愚，事不十全。²⁴³

舊註單屬妓說，予謂嫖客亦然。²⁴⁴

有百年之夫婦；無一世之情人。²⁴⁵

興起無調。

填還滿，而客便去；緣法盡，而人自開。²⁴⁶

填滿矣，不曰留而曰去，可憐也，緣亦有之²⁴⁷。

抱枕晝眠，非傷春即病酒；挑燈夜坐，不候約便思人²⁴⁸。

是一樣的。

²⁴² 《青樓韻語》的三個版本均無此句。姑《三台萬用正宗》之句錄之以為參證。《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b，此句的小註云：「聰俏之姬，人多競（競）之。張客纔去，李客又來。籌馬臨門，更無虛日。村愚之妓，人多憎之，串門頗有，留宿卻無。名雖娼妓，常有閑時。」按：籌馬臨門即轎馬臨門。中央研究院，閩南語典藏，《荔鏡記》，〈第四十七出·敕陞都堂〉：「彩旗轎（籌）馬來迎接，認得新官是舊人。」http://southernmin.sinica.edu.tw/home01_1.htm，檢索日期：2013.5.31。

²⁴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b，小註云：「有等妓者，人物醜陋，家事卻趁，酒水整齊，盤飧精製，接物待人，凡百不俗，此其理無太足也。更有一等，形容雖美，情性雖愚，出言吐語，頗有識趣，正謂事不十全。」按：趁，順當、便給，其意與趁手之趁相同。凡百，為方言，義為總之、總括。待人接物，怎麼地就是與眾不同。《妙錦萬寶全書》此處作「凡有不俗。」「理無太足」與後句「事不十全」相對，即事理是不能充分滿足，世事是無法十全的。

²⁴⁴ 舊註是單從妓家的角度來說的，我看這個理，用在嫖客、子弟之間也通。

²⁴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6b-27a，小註云：「夫婦者，乃五倫之一也。男有室，女有家，願相守而厭相離，魚水和同，百年契合。情人者，不過心情中所欲之人也。山海尚有變更，心情豈無久固。所以有百年之夫婦，無一世之情人。」

²⁴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a，小註云：「常妓家言，孤老為表子痛使錢鈔，俗謂之生前少欠。填還滿則去矣。又以孤老表子開交，謂之緣法盡也。」按：據註，「開」為開交，即了結、罷休。〔明〕馮夢龍，《警世通言》，卷 32，〈杜十娘怒沈百寶箱〉，頁 362：「足下三思，休被其惑，據弟愚意，早早開交為上。」所以兩人關係結束也稱緣法盡。

²⁴⁷ 錢花完了，妓家離子弟而去，真是可憐，也算是有緣分吧？此應為雙關反語，意指子弟在妓家身上花錢鈔，既可憐，可也是一種緣分。

²⁴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a，小註云：「人之於晝，不當眠而眠，非為傷春即為病酒；更殘不當坐而坐，不是候約，便是思人。」按：傷春，為因見春天的到來而感懷，此應泛指觸景生情而感懷。病酒，因飲酒過量或宿醉引起的不適。俟，

情況可玩²⁴⁹。

聲氣相應，方是一心；彼此懷疑，定然反目²⁵⁰。

懷疑大率然矣²⁵¹。即不然，你哄我，我哄你，那得真一心也。

纔飲便呼巨盞，是催客去；倚門常望凝眸，為盼人來²⁵²。

舊例。

門戶早關，必今宵之有客；尊卑宴起，決昨夜之無人²⁵³。

亦是舊例。

玉顏容易得，今可比之摘花；紅粉最難馴，古亦謂之縛虎²⁵⁴。

唯易得所以難馴。

音么、，等待。

²⁴⁹ 此種情景可堪玩味。

²⁵⁰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a，小註云：「同聲相應，同相氣求，如此待客，方是一心。彼此兩家，稍有不愜，日久懷疑，定然反目。」

²⁵¹ 懷疑大體上是定律。

²⁵²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b，小註云：「人之飲酒，先小鍾而後巨盞，一定之理。若纔飲便呼巨杯，是發客起身也。子弟進妓家，粉頭必隨進欸（款）待，自然規矩。如倚門盼望，呼之方來，必俟有約之客耶？」

²⁵³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b，小註云：「勾欄本於夜中，若門戶早關，必然有客。如無客，更深亦開。子弟宿妓，早起定遑，鴛鴦置買，梳洗必早。設若舉家晏起，決然昨夜無人矣。」小川氏的註解中斷句為：「子弟宿，妓早起定遑，鴛鴦置買梳洗必早。」按：如依前一引文的斷句法，則可解為：「子弟若夜宿妓家，早上的時候，妓院中大家必定一陣忙亂，鴛鴦，龜奴要忙著置辦（以伺候子弟起床後的飲食等需要），所以他們必定早起身梳洗。若全家都睡得日上三竿，昨晚必無子弟夜宿。」與小川氏斷句不同之處在此句的要點不是妓家早起梳洗，而是鴛鴦、擺丁為了要招呼夜宿的子弟，必會早起置買，因而早起梳洗。如果子弟未起，妓家早起梳洗，豈不擾其春夢，並有逐客之意。早起在此應作早上，早上起床的候或早起之時解，是名詞，而不是動詞，早早起床之義。〔清〕曹雪芹，《紅樓夢》，第 119 回，〈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頁 1777：「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如今怎麼樣處呢？」

²⁵⁴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7b-28a，小註云：「玉顏，紅粉皆婦人女子之稱。人之為妓，至賤至低，子弟欲之，即時可得，如伸手摘花之比。與宿最易，馴心最難。古之娶妓，最小（？）為哉。如上山打虎之喻。古人娶妓有歌一篇，名縛虎行：娶妓妓，妓復娶妓，云云。」按：最小為不知何義。

通宵快樂，猶如馬上執鞭；頃刻歡娛，卻似江中撒溺²⁵⁵。

語俚而情真。

為財者，十有八九；為情者，百無二三。²⁵⁶

雖云為情，到底為財也。

精神有限，豈可久勞；聚散不常，且宜混俗。²⁵⁷

到此那能復惜精神，聚散關頭，識得破，忍不過耳。

遭溺丈夫，不解墮於陷內；著迷君子，豈知落於彀中。²⁵⁸

不蹈入便罷，一蹈入不由不墮落。

索引變態，不能有窮；玩味是編，未必無補。²⁵⁹

變態那得有窮。迷則玩，亦不悟。悟則不玩，亦悟。安見立言者即能大悟解脫也。

²⁵⁵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8a，小註云：「言粉頭接人甚多，歇宿一夜，會合一面，不能備記。諺云：歇一夜，如馬上拱拱手，住一房，似江中撒撒尿。」按：此句言歡場之中的快樂是短暫的。其中馬上執鞭，馬上拱手應為有性暗示的雙關語。江中撒尿，其義不確，但應有短暫而不留痕跡之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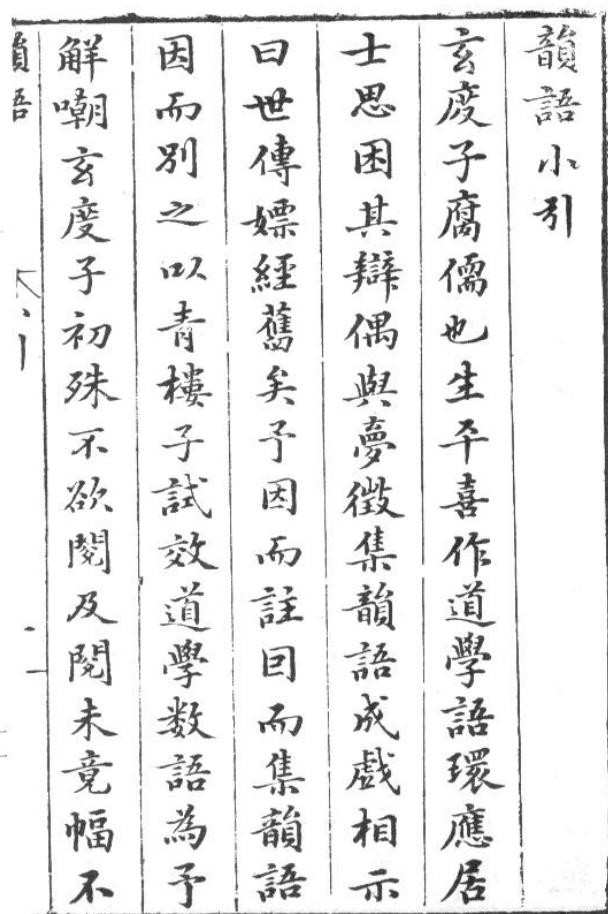
²⁵⁶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8a，小註云：「為妓之道，兩全最難。不為財，無以養生，不為情，無以著人。大抵為為財者多，而為情者少，斯言信以（矣）哉！」按：著人，討人歡喜。信「以」哉應為信「矣」哉之誤。

²⁵⁷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8a-b，小註云：「少年子弟，多者或習房術而貪久樂，多者效難而害易見。子弟嫖妓要調情，久後必雖（難？）留心以待，討好弄乖。如遇聚散不常之人，只宜隨時混俗而已。」按：混俗，混同世俗。前註的斷句與小川氏的斷句法略有不同。小川氏斷為「少年子弟，多者或習房術，而貪久樂，多者效難而害易。見子弟嫖妓，要（耍？）調情久，後必雖留心，以待討好弄乖，如遇聚散不常之人……」又，《三台萬用正宗》卷 18〈子弟門〉，列有許多房中之術的修習之法。其餘的日用類書風月門中上欄中也列有許多藥方。歸總列於所謂〈洞房春意仙方〉或〈洞房春意妙方〉的欄目中。藥方多取誇大聳動如金鎗不倒丹，安祿山徹夜恣情散之類的方名。

²⁵⁸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8b，小註云：「人之著色迷，如舟之遭水溺。舟之溺，尚覺驚，色迷人，不省悟。任是決烈丈夫，亦不能自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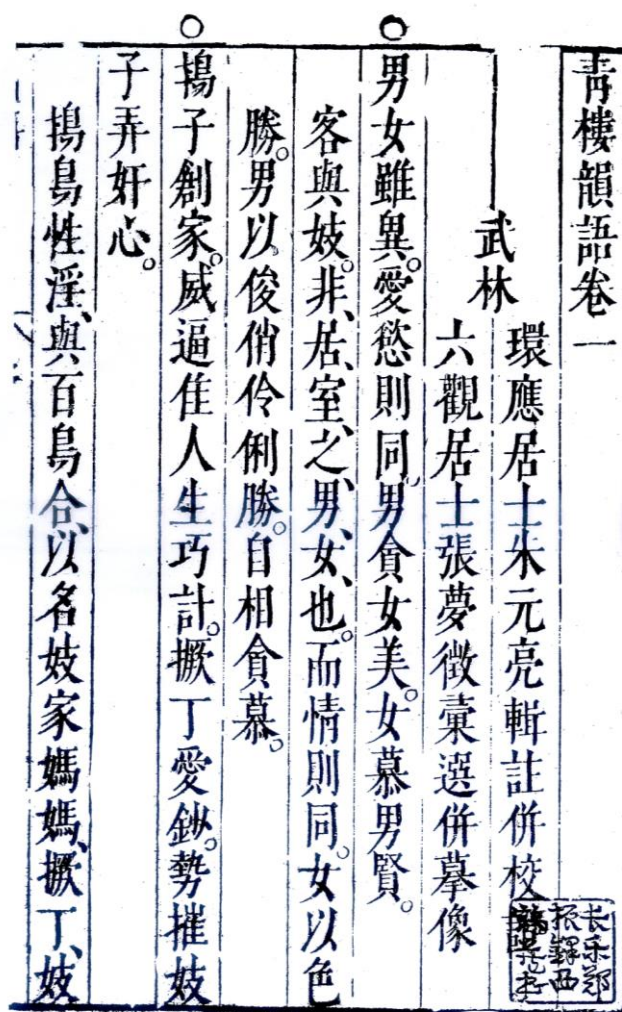
²⁵⁹ 《三台萬用正宗》，卷 21，頁 28b，小註云：「風塵態度，變豹不時，任是扳引旁求，不能有盡。敲嫖子弟，幸勿貶諸（之），熟誦此書未必無補。」按：「諸」應為「之」之誤植

圖1 韻語小引書影



資料出處：《嫖經》，收入《青樓韻語》（《中國古代版畫叢刊》，2編，第4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韻語小引〉，頁11。

圖2 青樓韻語卷一書影



資料出處：《嫖經》，〈青樓韻語〉，頁 39。